



^ 16  
2798  
17





16  
2798  
17

黃漳浦集卷三十四上

雜著

懿齋前編上

諸葛武侯

諱亮字孔明謚忠武侯琅琊人

諸葛寓南陽時方二十餘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以為信然公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為精熟公獨觀大畧抱膝長嘯謂卿輩讀書可至郡守刺史耳襄陽司馬徽物望清重與龐德公交公皆尊事之以此得聲有臥龍之譽先王在荊州遂枉駕詣公三過乃見始定為取荆據益創霸興王之說劉表時為荊州牧荊州多游戶著籍者少眾力尚劣公因勸令自實錄以益眾表沒先王有其眾曹操將精騎來追敗於長坂葛公謂先王曰事急矣當求救於孫將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購



軍因馳至柴桑告孫將軍曰海內方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就平荆州遂破英雄無資使劉豫州奔走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眾與操抗衡則當蚤與之絕如其不能何不北面事之孫將軍曰如君言劉豫州何不北面事之公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如水歸海安能復爲之下乎孫將軍曰吾亦安能以十萬之眾受制於人於是遂決助師曹操是以有赤壁之敗先主因以量收江南蓋方草廬決策時便云曹操挾天子令諸侯誠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三世得眾賢能爲用此可爲援不可圖也連孫抗曹於是乃定矣赤壁捷後孫將軍進妹固好公勸先主莫行及先主入吳幾爲吳所留亟歸取益州平成都公用法嚴明新國未孚咸懷怨歎

孝直以高祖約法諷公公曰秦自累世以來峻法苛民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德政不舉刑威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夷寵之則殘順之則慢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不殘限之以爵爵加則不慢上下有節如此而已二十六年羣臣上尊號先主未許公因述耿純語勸上卽位於是冊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公屬以後事云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可自取公涕泣云臣敢不竭股肱之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尙書鄧芝語公云主上幼弱吳好未堅誰當使吳重申吳好者公卽遣芝及芝至吳吳主未卽見芝自表乃見吳主果疑蜀不能自保芝曰吳蜀四州之險足衡中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王若委質於魏魏必有八朝質子之求一不從奉辭伐叛蜀亦順



流見可而進何以自存吳王默然良久乃許遂絕曹魏魏司徒華歆尙書令陳羣等各有書來請屬國公於是始作正議魏師伐吳臨江而反公於是自將出征蕩南旣平公於是率軍北駐漢中揚聲絲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據箕谷身率大軍攻祁山是有前出師表時魏以先王旣殂中外寂然卒聞公出師朝野震恐關中響應及馬謖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趙雲亦敗於箕谷公引咎責躬請自貶三等以責後効旣聞孫權破曹休關中虛弱乃再出師是有後出師表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卽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者也旣出散關圍陳倉不下平武都陰平二郡歸值孫權稱號眾議討之公曰權有僭逆之情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非箕之上者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望已遠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則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我我師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鹵爲利大矣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使賀權一意北伐數出祁山破郭淮殺郃與司馬懿相持於渭南卒用勞勩殂於軍中年五十有四初公出師自表於後主曰臣在成都有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累陛下蓋以死自矢云公有集二十四篇



出師一表播於方外其正義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  
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  
幸害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揚風有若崇竦稱莽  
之功亦將偪於亢旤苟免者即昔世祖創迹舊基羸卒數千摧  
莽強旅四十餘萬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猶德以詭勝之力舉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知悔偉能自脫辱其鋒銳喪  
敗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于桓淫泆繼  
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  
欲以誑侮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軍誠  
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  
况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

公開府治事時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則缺損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  
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又云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  
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杜微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聳杜門不出  
公妙簡舊人以秦宓爲別駕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公以  
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猥以空虛統  
領益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上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人  
民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人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微自



以老弱懇歸又與書曰曹不篡弑自立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求還山今因不多務大興勞役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君但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乎

姚佃為廣漢太守公辟為掾佃并薦文武之士公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姚佃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公之征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楊洪以為不可張楊於是隙未及後用司鹽校尉岑述張裔遂至忿恨公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中營壤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海南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謂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遂不能忍耶

孟達與劉封不協封為先王養子數凌達達遂降魏公勸先王除劉封封遂賜死孟達寢用於魏及漢陽降人李鴻來言孟達輸誠於公公便欲與孟達通書費詩以為不可公竟與之書曰往年南征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王待士之義足下量度吾心不受王冲之說尋相表明追念平生依依東望故遣是書達得書復圖叛魏為司馬懿所誅

雍闓之亂使孟獲誘煽諸夷及牂柯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叛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為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褒猶不悛公以國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公始出征馬謖以攻



心爲上是有七縱之師及平南中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謂不可公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饋食爲勞一不易也夷新破傷父母死喪留外人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兵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餽糧而綱紀粗定夷夏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以爲官屬均其金貨以爲軍需南夷卒不復反

公之謀伐魏也司馬魏延請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中惟京兆御史太守耳橫門邸閣與閭閻散穀可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廿許日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之西可定矣蓋是時魏師東出夏侯懋居守故魏延易言之公以危計不聽及街亭之敗誅謾蔣琬謂公曰昔楚殺得臣晉文爲喜天下未定而

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公流涕曰孫武所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今四海未定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陳壽曰諸葛亮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官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循其理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法雖峻無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郭冲四事曰公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部遂降拔天水虜冀城姜維驅畧士女數千還蜀人皆稱賀公愀然慰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背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寧爲不愧嗚呼其有莘內溝之心乎公嘗寄子書云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



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其淵源如此觀袁宏之論張儼所記三代之下寡有其倫矣

魏司空

諱徵字元成謚文貞曲城人

魏元成少孤落魄隋亂詭爲道士既從李密來京師久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勸李勤歸唐既陷竇建德軍中又爲隱太子洗馬太子敗對上直言遂拜諫議大夫公嘗對上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公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流祚無疆忠臣身嬰誅戮君陷凶愚夷家喪國祇取空名此其異也上因問君以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堯舜以兼聽而明秦梁以偏聽而闇上一日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

治乎公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封德彝遽云不然三代而降澆詭日滋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公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顓頊湯武皆更大亂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還淳今當沿爲異類尙安得民而化之上深以爲然及貞觀化成幾至刑措四夷率內天下父安上願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使封德彝見之耳七年爲侍中尙書省滯獄詔公治之公不習簿書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咸悅服遂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及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公曰隋何以亡爲多游幸責人獻食及供養不精者故陛下取而代之今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且陛下以今爲未足耶上瞿然曰微公不聞斯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



恤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惡不懲善不勸而望刑措非所聞也暇豫之時皆敦孔老至於怒威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宏而缺薄之風先煽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禹輕重其心而漢刑以僻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隋之富強倍於今日然隋以富強而動之我以貧寡而靜之靜之則安動之則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舉可知矣上一日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公見久承平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元年以後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上驚曰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此導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乃赦

此說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尙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悲曰是子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謂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激切卽近謗訕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上悟曰人苦不自覺非公誰能道此者十三年旱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公乃極言以貞觀初政漸不克終爲十漸疏上上愧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有違斯言亦何施顏面於公之前乎卽以所上疏列爲屏障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上宴兩儀殿嘆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議君子庶幾獲安耳公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謂叔牙何以壽寡人叔牙奉觴進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車下上慨然起



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亦勿忘叔牙之爲人也上嘗一日顧公問曰羣臣上書或可採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觸意拂忌非假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接羣下於是愈溫或勸上親納表奏以防壅塞者上以問公公曰此人殊闇大體若以天子不任百司躬親庶事豈惟朝堂一應州縣之務亦宜當親之耶一日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以侵官告上上怒謂元齡等君但知南衙事北門小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稽首謝罪公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所應知使所營是當助陛下成之不是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自宜然而陛下以此責元齡元齡以此謝罷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又何以謝也上甚愧之元齡王珪掌內外

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服上又令侯君集按之公屢謂不可上按之稍急公云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以忠正任使所考既多卽有一二不當遽爲推繩儻錯謬有實未損國家使窮鞫若虛則失體殊甚矣事遂釋不問時有宮人從圍川來先舍令廳值李靖王珪使九成宮還令移廳事置靖珪等又有宮人使至始平縣值左丞裴載家眷至亦遂移動上聞之甚怒決始平有司並案驗圍川官人及靖等公進曰王珪李靖皆知禮法必不爾恐言者誤如其實然亦未大失何者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委付不同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咨詢咨諏陛下將有延訪不得不與官人相見官人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飯食之外何所參承而以此苛責士紳殊駭眾聽上亦霍然已也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



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公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宜上曰事固難期諸王爲太子副奈何易之公曰陛下何言及此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塞禍亂之原本有國者所用深戒也一日上御齊政殿辭色甚厲爲諸王吐氣引隋故事欲折服三品官諸臣甚遑遽公正色進曰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爲公卿不用則下土諸侯也三品大臣天子所敬魏王安得折辱若國家綱紀替壞臣不敢知以當今聖明百度方修豈得至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尋皆罪黜又何足道上聞之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言一身之私徵言國家大法向者忿怒今始覺屈耳又云人主發言亦何容易方突厥牙破時其部落來歸

上欲處之河南內地公以爲不可引郭欽江統之說與溫彥博往復相難上用彥博說處突厥內地及上幸九成宮突厥餘黨結故部犯行宮躡衛士奪御廐馬去上悔曰嚮不用魏徵言幾至狼狽蓋君臣相信如此後雖用熾人言停婚仆碑至遼東之役靺鞨犯駕大師憊勞上悵然嘆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公直言懿節史不勝書王珪亦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如堯舜則臣不如徵可謂知言者矣

公初爲尙書右丞左右有毀公阿黨親戚者上使溫彥博問狀公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上又使彥博讓之公見上謝曰君臣同心是爲一體豈宜置 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繇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上改容謝之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入獻上詔文泰使



人迎之公曰異時文泰入朝供億恐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諸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亦不欲以蠻夷敝中國耳上善之遂追止前詔

上嘗遣使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從諸國市馬公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亦不懷恩昔魏文帝欲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不畏蘇則之言乎遂罷遣使之命

公嘗按赤籍黠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體壯大者當著籍上從之勅出徵固執以爲不可至數四上怒讓公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若此對云夫

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誠得其道取舊額御之已無敵於天下何必濫取以增虛數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失信多矣上愕然云何失信公曰陛下初卽位詔云逋負官物悉蠲免有司以負秦府者非官物悉督徵秦府非官而何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又勅已役已輸者來年爲始今已徵其物復籍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上悅曰嚮者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公金甕羣臣方議封禪公獨以爲不可上詰公云云公惶恐言陛下功德雖至宇內雖安符瑞雖至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尙虛而車駕東巡供億勞費未易任也且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烟火尙稀灌莽極目此乃引異類示之虛弱也賞賚不



貸未厭遠人之望連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  
將安用之會河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公嘗薦凌敬有司訐其乞貸上責公等濫進公對曰臣等每蒙  
顧問嘗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  
是其所短今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卽附託官人迴易求利  
臣等所說未乖今陛下未見其長唯見其短故以臣等爲欺耳  
桂州都督李宏節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宣言於朝曰此  
人生平宰相誦其清今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公曰陛下平生疑  
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  
聖朝來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  
來選共一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無一言及之今宏節爲國  
立功前後拜賜沒官不至貧賤妻子賣珠何罪之有審其清者

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亦是好善不篤  
臣竊思度未見其可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  
容易

楊舉者蜀王妃父以競婢爲都官郎薛仁方所難久未與奪其  
子訴之上怒甚謂五品以上不合留身知是國親何爲故生節  
目今杖百免官公進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爲其所馮除之不  
易况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武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一  
肅然仁方旣能守官豈可橫加嚴罰自古能禁此事爲陛下一  
人豈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決隄防乎上爲減罪數等

又司門郎韋元方給使遲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爲華陰令  
公進曰帝王震怒如雷霆須當罪何得輕發前爲給使夜行出  
勅似軍前已爲駭事今又爲貶斥廷臣誠非所安宦者之徒古



來難狎言語輕忽易生患害所宜深誠及內使還有所啓奏上  
又甚怒公再進曰閣豎雖微狎近左右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  
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然爲子孫教不可不絕其源上笑曰非公  
朕安得聞此言觀古今載籍弼謨之臣未有若元成之著者也  
長孺近戇當時近通里革晏嬰爲務已細元成有格心之學爲  
明微之言力於威儀式於古訓三代而下亦所未有也太宗嘗  
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上  
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亦無以抗嗚呼魚  
水之餘亦僅有斯遇矣宋仁宗每論人才亦以諸葛魏徵并稱  
宅諸言事如辰嬴之輟立充華之罷聘長樂公主之降禮獻昭  
二陵之詭對皆甚嚴於內行爲唐室慮深遠惜後世無師之者  
史稱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顏進諫雖逢上甚怒神色不徙天

子亦爲霽威觀者謂有資育之勇不徒以堯舜貢其媚茲云

韓侍中

諱琦字穉圭諡忠獻相州人

韓魏公以進士高第判淄州入監左藏時以爲非宜公處之自  
若也左藏隸禁中內臣直批旨取金帛無印可驗公因據舊制  
請置傳宣合同司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數暴露  
廡下公乃奏罷之拜右司諫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奸  
邪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甚爲王曾所稱出安撫益利路所活飢  
民無數元昊之叛公副夏竦爲經畧朝廷方欲出師公亦謂宜  
先發以制賊時論頗有異同而元昊遂入犯公言元昊雖傾國  
入寇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吾并  
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於是詔鄜延涇原同出  
師范仲淹時在延州以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



應敵馬瘦賊飢於是易制鄜延密邈宜夏西羌必由之路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稍出思信招徠之公亦遣人約仲淹出師仲淹堅以爲不可公因獨出師悉兵付任福令自懷遠趨德勝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是舉也如合鄜延持正而出可以不敗值任福趨利後師無繼者竟爲賊誘敗於好水川公上章自劾奪一官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稱觀察班在侍御下龍圖老子不能與王興朱觀爲伍不受也龐籍王延亦不肯拜公獨受之不辭未幾還舊職經畧四路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邊事益脩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又出宣撫陝西歸與范富同在兩府仲淹持論調諸官制裁任子及罷諸冗官與章德象不叶范富相繼罷公屢爲辨折不報亦與爭水洛城事乞外知揚定并諸州在并州時契丹占天池廟地

議不決公召會豪示以舊時彼所求脩廟檄會豪無辭也於是墾諸斥地募弓箭手居之析代宣化大山之北間多良田矣嘉祐三年拜同平章事上春秋旣高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皆以立嗣爲言包拯范鎮語尤方旣六七年言者稍息公乘間進曰皇嗣天下根本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賢者爲宗廟社稷計上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公一日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尙能如是况陛下乎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又與會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公進讀疏上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公惶恐對此豈臣下敢議當出聖擇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公請其名上以宗實告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



知宗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乞內批上意不欲  
宮人知曰止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公遂請立爲皇子方  
請命宗正時云權判司事須兩府簽劄太尉張昇見之驚責公  
何不素議次日殿上昇大言此事關社稷陛下莫錯上曰曾與  
相公商量來昇退又責公公曰此甚經聖懷不錯英宗之立允  
弼自以尊屬有後言公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  
當賀允弼曰豈有圍練使爲天子者遂循陛欲下公叱曰大王  
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拜賀次召見親王六軍百  
官中外晏然英宗卽位已數日疾暴作噀語不可聞適在喪前  
左右皆反走公亟投杖抱上入簾云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呼  
宮人來擁上授之戒諸左右曰今日唯某某見知語不可漏復  
就位哭如無事然上初得疑疾疾平而疑未解常面壁臥棄藥

餌左右間述戾語拂太后太后不樂大臣不預冊議者又緣飾  
之公一日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  
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也語旣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  
所由不知誰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聞耳公因從容  
言太后無親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  
安排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良可愛惜旣而英宗病久未瘳  
太后每有憂慮公曰大大王宜與照管謂神宗也后慍曰舊窠  
中尙欲覓兔耶聞者皆驚懼却步公正色對曰太后不要錯想  
歐陽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  
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  
耶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久德澤人人故一日晏駕天  
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異同者不然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



黃澤浦集卷三十四  
措大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者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一日  
太后送密劄語甚酸楚公特面上乞 意並焚劄不使宮人  
聞之上曰太后待我殊少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多矣獨稱舜  
爲大孝豈餘皆不孝耶父母慈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未  
慈子不失孝是可稱耳上遂悟自是無復後言矣方危疑時眾  
情叵測公奏事遽以言動太后曰臣等止在外不得見官家內  
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  
公是何言自家更是用心吳奎聞之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  
不得不如此雖富弼亦似以公言爲過也公遭盛時值宋家有  
度光獻冲然有無成之吉與歐公同心視龍軒如家祀然使梁  
魏諸公見之當爲浩歎也英宗旣漸平光獻未有還意乃先請  
上一出祈雨上然之咨太后太后以上體未安素仗未具爲詞

公指揮素仗不浹日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乃解因力請太  
后還政具太后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鹵簿數日後內批出云  
某日更不御殿公遂白上以某日撤簾簾撤而諸大臣猶未知  
也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黠間兩宮公出空頭勅令諸公簽書卽  
日填之送蘄州安置內侍亦不以爲怨也英宗初晏駕急召皇  
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勅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  
帝復生乃一太上皇促太子愈急於是允弼允初輩皆帖然就  
位矣熙寧元年上手詔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行尊者一人裂土  
王之使從獻郊廟世世勿絕以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公從西  
來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從獻郊廟此爲何故自  
古王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如此豈不疑駭天下上爲罷議時  
公以王陶之劾出判永興軍一再入朝不復深議朝政而上亦



浸嚮安石行諸新法事矣青苗法行時公極力陳其不便上袖  
公疏以示宰臣曰琦雖在外不忘王室始朕謂可利民乃害民  
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  
雖坊郭何害上猶疑其不可安石持之益堅公屢奏不從乃請  
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及再判相州與契丹講代北地各據  
舊疆甫有成緒而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畀契丹東西失地  
七百里公自永興陛辭上問公曰王安石亦賢者卿與議論不  
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安石與臣便有異議上以問  
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時春秋未高後宮數有子萬一別有儲命  
將置先帝於何地上心然之也嗚呼魏公再扶義馭出入日月  
掉臂於富范歐文之間獨行其是天下又安卒爲一蓬艾書生  
所奪才雖云難時亦然乎

魏公以濮安之典與景仁諸賢執見同異兩艸詔書榜示朝廷  
意亦苦矣宣光之議誠不必稱而宏博所條亦乖事類人倫規  
矩各叶其宜曰情安理得而已所後所生非有二本之嫌爲斬  
爲期明有等殺之別以所生而稱親以所期而別祀卽益封隆  
爵未爲不可况因園立廟何遽差池乎天子議禮不與眾爲汚  
隆嗣統先明非因時爲勝負至使荃宰有難調之情臺諫操必  
勝之勢姑舍姑從或激或變而禮意寢微難以義起矣

祥符間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  
已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制非所願聞今方夏宣一邊  
備久弛大戎豈可常馴民生未盡安樂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  
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  
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之乎魏公此論實爲要談非與景仁



作異也

蘇舜欽杜衍婿也王益柔又杜衍所薦賈昌朝王拱辰與衍不協因論舜欽監進奏院賽神事王益柔於坐作傲謔罪當誅張方平宋郊皆列狀傾之公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何限大事不當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可見上遂釋然

治平中西夏汎使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節目館判請教兩府樞密云若使人議及十事但云受命館伴不敢輟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飲食不及他語者乃爲豫處十條凡八事正中公所料

公與潞公俱嘗鎮北門朝城令決一兵士鬻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乎卒云忿時信有之公卽於解狀判處斬畧不動色潞公時亦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甚震怒乃判處斬時人以爲器量不同嘗與范希文議西事不合希文徑拂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不容商量耶和氣盎然希文亦遂心折相與無間

公嘗言慶厯中與希文寬夫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其心至於可行而已

公出相州日陛辭上從容訪問政事公言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要在於此及再入朝陛辭上問誰可屬國者公舉一二元老上問王安石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

或問司馬公呂公著天下屬望異日大用如何公曰才偏規模小公先在諫院時前後七十餘疏王沂公見之謂曰每見草疏



甚好止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唯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  
名於國事何益故公於近代人才唯服裝度王曾餘寡所推許  
云

公長於吏事所經治諸州禦寇捕盜練士足賦及在中書立斷  
例出納升除皆自爲法務容保不大爲別白與王安石不相知  
然亦重其文章終不以吏事許之

王安石之爲青苗也呂公著極言其非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坐  
別事旣又曰公著嘗言韓琦有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有舉晉  
陽之甲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止此可逐矣是疏出於孫覺  
上但記其人髯安石遂指爲公著欲并以陷公公乃罷四路乞  
知徐州

溪峒酋彭仕義納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其子來告父惡且云將  
叛轉運使李肅討之尋兵數載旣仕義悔罪通貢又欲得其子  
孫文潞公擬送還二子公爲竊笑潞公不悅公曰不見悉怛謀  
事耶異日何以來繼夷迺遣雷簡夫往議之約勿殺師寶俾知  
龍賜州然後納款荆湖之間卒以無事

太宗仁宗兩朝嘗獵大名之郊題咏數十篇賈昌朝時勒石公  
留守日藏石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不應及  
韓絳來遂進之公聞歎曰昔豈不知此顧上方銳意四夷不當  
更導之耳識者服其深遠

公旣出鎮聞朝廷更一法壞一事則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  
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天扶持非人所  
能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任他方可成務  
又云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做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



自處儆可知也又言初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  
堅定雖受污亦有不害不然止是塵埃耳又言忠義之心人皆  
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從來呂晦叔  
司馬君實學皆到此然於器局恢闕入麤入細公獨有其長諸  
葛之忠誠文貞之直亮皆參與其間卓然古今寡有與偶也

魏憲侯

諱相字弱翁封高平定陶人

弱翁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  
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來傳丞舍不以時謁客怒遂縛丞  
弱翁疑有奸收捕之論客棄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豪強  
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其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太守  
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弱翁使掾追呼之不敢還私恨曰大將  
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

非我殆矣武庫令歸至長安大將軍果以守爲過曰幼王新立  
函谷阻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  
太守不深惟國計見丞相不在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有人告  
公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  
自言願留作一年贖太守罪又老弱萬餘人欲入關上書關吏  
以聞大將軍竟以武庫令故下公廷尉獄久繫逾冬會赦出有  
詔復茂陵令遷揚州刺史按郡國多所貶黜時丙定侯吉已爲  
光祿大夫吉少與公善與公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且大  
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公善其言爲霽威居二歲徵爲  
諫議大夫復守河南數年宣帝卽位徵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  
夫四歲大將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尙書事公因許伯奏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



爲大夫及魯季孫專權皆危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公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要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以副先發尙書不善輒屏去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上皆從之於是霍氏殺許后之事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出補吏於是韋賢病免公遂代爲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霍氏怨公又憚之乃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乃廢天子事覺伏誅天子益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公總眾職甚稱上意公讀書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憂臣罪萬死竊伏觀先帝聖德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發倉廩賑乏餽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良才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尙謂之急今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民飢死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始得更生惟陛下留神蚤圖其備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嘉納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

臣等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



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萬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電明王謹於尊天順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應時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民不夭札衣食有餘禮讓可興矣風雨不時農桑不遂飢寒在身寇賊奸宄之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

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聖人之所共繇也又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夫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謹春秋冬夏天子所服得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議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識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又孝文皇帝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未至明言所識以和陰陽天下幸甚公條陳本於經術一遵時憲



如此元康中匈奴大臣以車師地腴使漢得之多積穀爲害數  
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  
圍吉請益兵上與大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  
其右師使不敢擾西域公嘗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爭恨小故不忍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嗜寶貨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  
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亦安  
靜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  
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  
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艸菜之食常恐不存難以動兵古稱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傷陰陽之和也今郡國守相多  
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  
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慮此乃欲發  
兵報纖芥於遠夷殆孔子所謂憂在蕭牆之內也上從公言遂  
撤還田者立車師太子徙其民居渠犂還匈奴故地公每救掾  
史案郡國及休假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  
郡國不上輒奏言之宋相李沆蓋師其意及韓魏公閱祖宗御  
批補綴十餘軸進上天子避席謂之不言而教萬乘亦祖於此  
公與平恩侯許伯密每大事必與平昌侯樂昌侯相聞時疏廣  
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平恩侯又以太子幼白使其弟中  
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師友必以天  
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今官屬已備無所事護家上心善之  
以語公公免冠頓首曰此非臣等所及其服善如此



上時備武帝故事講六藝羣書博究奇異之事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等益召高才生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興協律之事公奏知音善鼓雅琴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見召用亦以開廣上意纘武帝之緒不異乎宋宏之言也元康初趙廣漢爲京兆好用世吏子孫新進蠶氣見事風生及以私怨論殺榮畜爲人所訟事下丞相御史廣漢疑丞相夫人殺婢欲持此脅丞相公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大惡之廣漢遂坐腰斬人言漢法寬網漏吞舟也蕭望之以輕丞相趙廣漢以折辱夫人皆坐廢死禮之致刑危矣哉

狄梁公

諱仁傑字懷英  
諡文忠太原人

狄公以明經初爲汴州叅軍閻立本從誣訴中訊其才薦爲并州法曹同府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公謂曰君情不可隔則傑請代行長史蘭仁基誼之時仁基與司馬不平相顧歎曰吾輩可以少媿矣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威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上怒曰不殺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公曰漢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當置何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王上意解遂免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公劾其罪過有詔原之公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請先斥臣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帝



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請改馳道公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上笑而壯之旣出爲宣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皆立碑祠之旣持節巡撫江南所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公爲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宣州父老迎勞之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去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公悉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公曰亂江南者一越王耳公董士三十萬縱使暴橫使無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始至歸順之民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輩殺降爲

功如得尙方斬馬劍加君頭雖死何恨光輔還奏其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公自以仁直爲質得眾譽深當上意雖天后無猜也及入平章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者卿欲知之乎公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敢聞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公曰人主惟生殺大柄不以假人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尙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尙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當幾詔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公置對公卽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後臣乃使其屬私謂曰公引楊執柔可以減死公仰天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稍弛乃丐筆書帛致



褚衣中付諸家撤絮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輒命  
公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公問  
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乃悟同  
時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武承嗣御史霍獻  
可猶以首叩階必欲殺公后謂命已行不可反乃貶公彭澤令  
既而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起爲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賜紫  
袍龜帶后自制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  
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嗟怨公請罷之不聽時后春  
秋高人思唐室張易之內危嘗問自安之策公曰惟勸迎廬陵  
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宰相莫敢對公曰臣  
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  
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

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既因述夢事從容導后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先帝寢疾詔  
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  
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  
思立廟豈有耐姑之理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王於房州王  
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公語切涕下不能止后乃  
使王出曰還爾太子公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  
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既以  
突厥入趙大掠去乃出安撫河北後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  
之歸獻俘含樞殿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二人故降虜公所  
請曲貸者也長安中后嘗謂公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公曰陛下  
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



務哉后曰然公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有益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問士公曰張柬之未用乎后曰遷之矣公曰臣薦宰相非爲司馬乃遷秋官侍郎凡公所薦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而柬之諸王季奮屬以成公志云當垂拱天授時雍容垂魚味鳴牝鷄是皆鄙不足道懷英亦賢者耐熱二十年齋志以沒爲難能也蠱之九二用所不可忠誠自結得其中道抑婁師德之力乎越王之師爲誅張光輔引楊之案爲宥任宅族當時知公無如武氏者令在神龍時元之之涕必不發於懷英矣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公適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公請以紫綈袍賂昌宗翠裘后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之猶以爲快昌宗氣沮下局輒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去此細說不足存然見公之別無詭遇也

公請罷戍四鎮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至五嶺天所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皆已兼之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都部之於中國叛則討降則撫推亡固存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解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以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矣

又安撫河北疏曰議者以虜入寇始別順逆或迫脅或願從或爲僞官或爲招慰賊去始各懼誅逃匿山谷宜一創艾之臣以



山東之人重氣輕死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剔屋賣田人不爲售  
又官吏侵漁趣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  
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也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  
擒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  
之則出不赦則杜山東羣盜緣茲結聚臣以邊鄙蹙警不足憂  
中土不寧爲可慮也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計大事者不可以  
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從之  
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給更詔天下僧日施一  
錢公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繇地出不損百姓  
將復何求今邊郵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給之務后由是罷  
役

公初出岐州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未通官捕繫甚急餘黨  
紛紛不能制公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格使繫者梟而  
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高宗甚歎美以爲達權同時有亳州朱  
敬則誦新語以罷羅織辭畫像而啓敬暉身潔而智沈長安李  
昭德笞殺王慶之以絕承嗣之請榜殺侯思止以塈誣罔之旤  
志剛而身殆狄公裁取其間不兢不練有始有卒如山如河是  
之謂矣

富鄭公

諱弼字彥國諡文忠河南人

彥國少篤學有大度范文正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  
王曾晏殊殊妻以女舉茂材異等簽河南判官寶元初元昊反  
公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  
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  
不意斬之都門本寇恟誅皇甫文意也朝議甚壯之召知諫院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撤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上深悔之自兩府久分邊廷事中書時不盡聞公引國初故事請宰相兼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未欲遽廢卽令中書同議樞密事宰相猶辭不可會西夏首領來降借職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詣中書中書猶未知也公歎曰此豈細事而中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輒治中書堂吏拂宰相意會契丹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時西陲用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王聚兵幽薊聲言入犯朝廷以其情叵測擇報聘者莫敢行呂夷簡因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公卽入對叩頭曰王憂臣辱

臣不敢愛其死蓋公先年嘗使契丹呂公舉舊事非陷之也先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公曰昔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王所欲得者告公曰可從從之不然與一事塞之足矣公具以聞上惟許增幣及嫁宗室女因進公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公見契丹王問故契丹王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欲何爲羣臣欲舉兵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耳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王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褊小上下叛離故契丹全師獨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難保必勝就使其勝所亡兵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避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公即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公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赤子故屈已增幣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今

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契丹主召公同獵引公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公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公揣虜欲婚意在多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繇是實結婚意緩契丹主諭公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相從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呂夷簡因命公艸答契丹書并誓書內約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公因請錄副以行及途中啓封皆無此三事亟馳歸入對詰問夷簡乃易誓書旣至契丹主遂置姻事止欲於歲增金帛中加一獻字公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執不可主曰南朝於二字何有



若擁兵而南得無懼乎公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何懼之有 主曰卿勿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遣人自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公歸奏曰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借盟好特爲虛聲 恫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堅許與過厚澶淵之役曹利用方許三十萬至是得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子孫重於國中公之出使也與宰相不相能雖加官辭之愈力其後遂有以增幣納幣爲公罪者王拱辰疑夷簡憾公一日言於上曰富弼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厚 而傲中國耳上口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耳財物

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上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 亦未病民若兵興調發又何止此拱辰曰犬戎無厭窺隙生事彙議和親增幣二事陛下止有一女萬一執此如何上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又何愛一女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己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去蓋增幣出上意并中書亦不得力和親事則富公已卻之虜亦不爭也上時銳以太平責宰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開天章閣筆札使書所欲爲者公乃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別流品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稱臣宜卻之卒臣元昊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上疑三邊同謀公



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疑契丹於中國方睦故城威塞以避之杲兒屢寇威塞故爲是役是安能犯我卒如公所料時夏竦屢有違言公乃求撫河北所全活甚多先是救災者皆聚民城郭爲粥食之蒸疫及相蹈籍或待哺僵仆不盡起公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卽所近公私廬舍十餘區以處貧民選而書之上下其廩山林陂澤悉命散取仍使長吏自籍其勞約爲奏請於是全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曰吾在青州勝於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平章事士大夫相慶於朝上微覘之以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豈若人情今日如此哉上不豫大臣不得見文彥博叱內侍史志聰將斬之公乃與彥博劉沆入問疾因託禳禱止殿廬每事皆關白乃行中外肅然嘉祐六年以母憂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喪皆起復上虛位五起之公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熙寧元年自汝州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公子掖進從容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使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咸得人悅服矣又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上默然至日昃乃退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上已嚮用安石寢開諸邊務又有爲上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者公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出判亳州持不行青苗又改汝州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何可以治郡遂以司空致仕公言上雖不用而禮眷不衰嘗因安石別有建白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控訴但仰屋竊歎者行



至矣臨終上疏懇懇以關陝久成未解人才邪正難辨爲言嘗云君子與小人并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卽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後王呂章蔡卒用此亂云初希文之貶也以論呂夷簡舉朝皆攻夷簡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及杜衍當國夷簡夏竦皆罷石介又爲聖德頌於是夏竦造爲黨論以傾杜范歐陽猶未及公也或稱介嘗奏記於公責以行伊周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艸廢立詔於是范富同出邠鄆旣而石介病死讒猶不已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石介書竦遂言介實不死弼遣人契丹促兵弼將舉一路應之又云爲弼往登萊結凶惡作亂者賴朝廷不甚然其事石介亦免剖棺而夏竦已遂覆鼎

然公於此與韓歐差公與韓公極相知而韓公徑遂不曲謹撤簾之事樞密不及知歐公議濮王稱親亦與樞密負異判河陽之後與韓歐遂不往來至居憂終喪自公盛德非爲韓語刺中者矣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以語范堯夫曰琦便怕富公也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問爲治何先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安石以擇術阜財爲先王詔取熙河章惇取湖北夔峽劉彝沈起窺交趾郭達趙高宣撫廣南又五路進兵取靈武徐禧築永樂城先後騷然皆無成功自是天子鬱鬱不樂然無有誦公之言者

元豐六年公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



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拆孰爲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拆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惇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教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熙寧初公之求退也章疏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治平初見英宗疾未愈光獻有後言一日見上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及胡宿吳奎等曰孀婦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孝德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以此求去愈切

至和時仁宗服藥嘗與公及彥博議儲嗣公微言英宗也及元

豐時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是事上以問彥博與同老台乃嘉公不言以爲司徒是則同老之言近於長安伍尊者矣潞公亦自以奧助使天子方之丙吉然在仁宗亦疑潞公有私至於公釋然不疑也

裕陵久於黼座雅稱知人至和之召上先語親臣曰文彥博有才但膽大富弼前爲言者所中恐今來顧慮不能自盡耳

宋室昇平士大夫好以膽器名高張詠守益州韓公鎮北門皆以細故戮士不動聲色敏中之誅儼卒潞公之折馬櫪亦以整暇見高其實實畏者亦何必爾富鄭公以盜過高郵鼂仲約喻民出金帛牛酒公欲誅鼂以正法范希文固以爲不可又有傳鄭公欲坑亂卒者皆希文止之然鄭公自饒經濟與憲侯梁公實有其文武非借奧援以膽智自豪者



王司徒

諱導字茂宏封始興臨沂人

王茂宏初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時爲瑯琊王甚相親善茂宏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戴潛圖興復王亦雅重契同友執初王之在洛也茂宏勸令遷國會王出鎮下邳請爲安東司馬及始鎮建康吳人未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公患之會王敦來朝敦公從兄也公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實未著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上巳王親觀禊具威儀敦導爲前驅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公因進說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公乃躬詣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

心焉俄而京洛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勸王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遂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爲歷陽參軍陳國陳頹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公爲政務在清靜每勸上克已勵節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爲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辭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苟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顛躄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輒加重號皆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或爲恥之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造亂原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上從之晉國旣建始爲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



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  
既往見公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  
士每至暇日出新亭飲會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  
山之異皆相顧流涕公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  
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及上登極百官陪立命公升御榻坐公惶  
恐再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上乃止益重之進  
位侍中以刁協爲尙書令協性剛與劉隗俱當寵任欲矯時弊  
崇上抑下排阻豪強時作刻碎之政故諸王疾之王敦亦恃功  
驕恣爲隗協所持王氏漸疏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  
勳宜加委任遂出愉爲長史公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  
平上疏訟導辭語怨望上以敦故並疎忌公會太山太守徐寵  
反上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公舉太子左衛率羊監旣而監敗抵

罪公益不安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道素竭忠誠輔成大業  
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  
恩招將來之患上頗感悟及王敦反劉隗勸上悉誅王氏公率  
羣從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顛將入公呼之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旣見上申救備至出又呼之顛繆以  
危詞對公不能無憾及敦據石頭將殺諸朝士時問公曰周顛  
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耳抑應令僕耶公不答敦曰不爾正  
當除之公又不答敦遂遣將收之公後見顛申救疏每爲泣下  
上崩明帝立明帝公所樹也公受遺輔政一依陳羣輔魏故事  
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寢疾公便使子弟發哀眾聞謂敦死咸  
有奮志及敦平進位太保復與庾亮受遺同輔成帝咸和二年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故下詔徵之公謂不可及徵峻



黃清浦集卷三  
爲大司農峻遂叛兵入臺城公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可啓令速出翼入抱帝登殿公及光祿大夫陸暕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侍峻至不敢加害猶以公德望書官居己之右遂遷帝於石頭公密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起兵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率起兵陶侃先破祖約蘇峻腹心遂攜貳峻平以公爲太傅都督中外軍事時兵燹之後宮廟灰頽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公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孫仲謀劉元德俱稱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荆蠻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并不行六年冬烝歸胙於公詔無下拜公辭不可初帝幼冲見公每

拜又與公手詔則云惶恐中書作詔則云敬問於是以爲定制上以公簡素食無儲穀衣不重帛輒給布萬疋以供私費公性寬厚委任諸將下人亦多不檢先是用溫嶠意以劉充爲江州刺史陶侃鄙鑿皆以爲不可及充用貪縱敗爲郭默所殺又用郭默爲江州陶侃起兵誅默而公部下趙充賈宣等皆未循戢庾亮與太尉郗鑿賤曰王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在阿保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而導不稽首歸政久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乎欲共起兵廢公鑿不聽南蠻校尉陶稱間云亮欲舉兵內向或勸公密爲防公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



第復何慮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  
間遂息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公以元帝瞻同布衣匪爲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公始  
也  
史稱王茂宏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其風采不  
如郗鑒識力不如陶侃溫嶠而中興諸賢蘊藉風雅皆未能及  
也

王敦之亂上以導夙好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  
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上跣而執之曰茂宏方託百  
里之命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  
假之及在石頭蘇逸繼峻稱亂導恐不免先奔西師侍中雅尋  
亦被殺逸旣誅曹據抱上如嶠舟羣臣朝頓首請罪上慰勞公  
命入石頭取故節陶士行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王敦旣平朝議贈譙王丞戴淵周顛等官公欲并及周札郗鑒  
謂敦入石頭門啓而入由周札不可公曰在年逆敦情狀未著  
迹同桓文有識而上皆所未喻非獨札也及敦逆旣章札卽委  
命宜追贈鑒曰敦爲逆日久札開門延敵致王師不振宜不免  
罪若敦前舉同桓文豈將以先帝爲幽厲耶公語塞然亦贈札  
官

路永匡術賈宣皆蘇峻黨勸峻誅公者及永爲公所招共奔白  
石匡賈亦歸順事平公亦欲賞之溫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晚雖  
改悟未贖厥辜得全首領已爲幸矣何賞之有郭默之襲劉允  
也傳首至建康公以郭默驍勇難制允又以貪縱取戮遂梟允  
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



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公書曰默殺方州卽爲方州害宰相  
便爲宰相乎公乃收允百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  
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  
笑曰是遵養時賊耳公手闢草昧典章禮樂皆屬創思蔡謨之  
備金石公之議輦御皆以意裁定遂爲永制又數年之內更諸  
大亂王敦蘇峻再犯京邑能使諸賢各盡其長喜怒無介於色  
卒使上下歸心亂離底定自非盛德而能如此乎

裴晉公

諱度字中立諡文忠聞喜人

裴公初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疏論權倖出爲河南叅軍  
武元衡帥西川表掌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  
外郎知制誥田宏正劾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表揚天  
子威德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自貞元末年五坊小使

極爲橫暴至元和未殄一日小使過下邳縣令裴寰一無曲奉  
小使怒搆之憲宗怒攝寰甚急公入延英極言寰無罪且云裴  
寰爲陛下令長愛陛下百姓五坊小使不愛百姓奈何杖令長  
以謝小使乎上遂釋然及王師討蔡公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  
與帝意合且問諸將誰當破賊者公稱李光顏義勇當有成功  
不三日光顏破洄曲兵上歎以爲知人加刑部侍郎於是王承  
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遣盜刺殺武元衡又擊公斷鞞刺背裂  
中單以冒氈中首得不斃墜溝中免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上  
怒曰度得全天幸也若罷度適中敵計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公  
亦以綱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欲起會疾起遂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由是討賊之謀益決自德宗來尙呵禁朝士過從者金  
吾輒飛啓宰相常闔門謝客公以天下多事宜延譽髦咨籌策



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於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持之尤力公言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順逆會唐鄧節度高震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上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出常利則累聖不應遺賊於今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及處置何如耳豈一敗便阻成計乎於是言者乃止明年相逢吉又言師久財匱供億爲難請休師上獨目度度請身自督戰上曰果爲朕行乎公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力不一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以平章事領彰義淮西等使制詔稍有異同欲激怒韓宏以生疑問公卽請易辭以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爲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殿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受首

臣無還期上壯之爲流涕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上又知逢吉異同恐居中撓沮遂出之於外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自處進退公並奏罷之於是將得顓制號令一新戰氣十倍矣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公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公視事下令惟盜賊鬪死抵法餘悉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知有生之樂降卒悉遣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公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彰義之人卽吾人也眾皆感泣旣而申光底定以馬總爲留後公入朝鄆城遇監軍梁守謙奉二劔云奉旨斬諸賊將公復還入蔡商議奏請全宥者甚眾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時蔡平王承宗始懼公遣辯士柏耆說之乃獻德棣二州納



質子又諭程權入覲而承宗勢離李師道猶怙強如故公密勸  
上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宏正致討宏正  
請自黎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公曰魏博軍度黎陽卽扣  
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也宏正光顏素少斷士  
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入抵  
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命宏正一如公策果擒  
師道諸道稍平上心殊侈旣命六軍修麟德殿公因奏事言之  
深拂上意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侍郎判度  
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程異數進羨餘以供興造鏞以厚  
賂結吐突承璀上遂命同平章事制下朝市駭笑公與崔羣力  
陳其不可上不聽公曰吾奈何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公  
又上疏以爲鏞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

外將無賊笑况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比者裁損淮西  
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行營曉諭慰免僅勉潰亂今舊將舊兵悉  
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憂惶知無可訴之地矣所可惜者淮西  
平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  
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實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  
八九何忍還自墜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公爲朋黨不省公又  
三上書極論上皆不納纖人始以朋黨爲名有大賈張陟者負  
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收簿獲盧大夫逋券遂捕盧坦家客責償  
久乃悟爲盧羣券然錢已追不可問公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  
鄆上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公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  
人橫暴將亂都下上不悅旣乃悟殺坊使楊朝汶而原繫者京  
師始爲肅清上一日語度人臣事君當勵善砥躬何至樹黨公



曰君子小人各以類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數而中實遠在陛下觀其所行而已上曰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公退而喜曰上以爲易辨則難以爲難辨則易矣然公言未及義利上實辨之無由也卒爲罅異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公鎮州招討時元稹結宦官魏宏簡求執政數居中撓公公遂上書稹積過惡以爲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雖不悅以公大臣不得已罷稹宏簡並職俄擢稹平章事罷公師會中人使幽鎮還言度在朝則兩河諸侯畏服今居東人人失望上悟詔公由太原朝京師入見陳辭上大感動會昭義監軍劉承偕爲劉悟軍中所縛上以問公公頓首謝藩臣不敢與政上強之公曰承偕怙寵數慢劉悟軍

中所不堪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上曰顧太后養子且言其次公曰投諸荒裔可乎上從之昭義乃安是時王智興逐崔羣河北未定議者共請相公乃復拜平章事諸權倖輒起李逢吉構公會上崩定冊立敬宗長慶四年王庭湊屠牛元翼之家上歎惋謂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章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廟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文帝有頗牧而不能用也上遂遣中人趣公寶厓二年公入朝乃留輔政朱克融執留賜春衣稱衣段疎薄請再給一季三十萬疋又以上將東巡請助丁匠五千上憂其不遜公曰克融家本兇族又行凌



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今亦不須遣使不索所留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已令料處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魏博等道所在排比供料若猶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修葺事在宥司不假卿遣丁匠來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朝廷賜與皆緣徵發我固不惜數十萬端但體不可獨與范陽遂進詔草不旬日幽州殺克融以聞敬宗崩定策誅劉克明等立江王是爲文宗李昌畧死子同捷求襲滄景節度公奏討平之公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迹避禍時時引退牛僧孺李宗閔又多毀短公者八年徙東都留守甘露之變士紳連坐尙多公爲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閹豎擅權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公不復有經濟意作午橋別墅自擬終老開成二年天子強之臥護北門稍出河東旋歸東都薨年七十六韓穉圭生

平推服晉公卻謂晉公亦有未點檢處觀其鎮州論元魏書激切深痛誠有韓富所共咋舌者韓公見新法不便力言之及不可奪則論州縣曰法雖不便某一郡守也敢不奉行及呂公著坐興晉陽之甲公爲悚惕繫日裴中立論元魏至云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又云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此語若出於王桓則元魏其爲郝庾矣韓公末後論及朝政但云藩臣豈敢雖源本裴公而小心寅畏自是學問造微

論皇甫鏞程昇疏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寵任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覆鍋



叢體如是富韓皆不肯作爾語

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上恚曰朕意決矣從官宮人自挾糗糒何擾百姓中外莫敢言公從容言國家建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徒罪有司上說曰羣臣語不及此如卿言便安用往耶

敬宗既縱弛日晏坐朝公諫曰前者陛下月率六七臨朝河北賊臣聞皆聳懼近聞延英益稀恐萬機有所壅滯夫頤養之道當順息時候則六氣和平春夏蚤起取鷄鳴秋冬晏起取日出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雖取道家言而實裨於廷燎

公之平淮西也憲宗曾賜玉帶及臨薨卻謝使舊僚作表皆不當意公乃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嘆服

元和而後宰相佳者稱李吉甫裴垪李絳李藩韋貫之鄭覃之倫方吳元濟之擅立吉甫言於憲宗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不當用河朔故事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當俘獲以獻天子固請不許至流涕上慰免之故中立之勳安邑之志也裴宏中在翰林時安邑始入爲相謂宏中曰吾落魄遠裔旣十年比來人物懵不及知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宏中卽崖畧疏三十許人安邑皆用之天下翕然以爲知人宏中器局峻整雖少年柄用人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多爲執政所忌惟公數獎勵之一日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



人皆以遷官過謝公獨讓休復曰公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昨  
擬上殊爲疑休復愧慙於是言路矜奮矣李叔翰在張建封軍  
中爲杜兼誣奏幾死上貌而釋之爲給事中凡制有不便就勅  
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公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河東節度  
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下云鐸可兼宰相公遽取筆滅宰  
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見之失色曰有不可當別  
奏宜當以筆塗詔耶公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命遂  
寢章貫之知制詔曰裴宏中嘗三奏事不從公謂曰盍以去就  
爭之旣而禮部侍郎從容對憲宗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上  
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公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  
史稱皇甫鏞張宿皆倖進張宿使淄青裴中立爲請銀緋貫之  
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假以寵乎又稱與度論兵帝前  
數相駁故罷爲吏部侍郎似與中立微有異同者然其清正爲  
難及云鄭榮澤與李文饒善時人以爲李黨方李固言時欲以  
周敬復崔球張次宗補起居郎覃不可上曰此公事勿爲異覃  
曰若宰相人人爲同大臣必有欺陛下者崔球遊李宗閔之門  
必非端士赤墀下宜當用朋黨弄其筆舌乎脫如裴中孺李讓  
夷者臣何敢爲異雖立詞已下而風望殊峻也李絳深之別自  
爲傳在元和後諸賢才具亦多可觀而朋黨旣煽玉石混淆同  
歸於弊惜哉

寇萊公

諱準字平仲諡忠愍下邳人

寇平仲之策廢東宮也出太宗睿慮平仲自鄆州入見官尙未  
顯太宗顧謂曰知卿深謀遠慮誠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  
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遂召亂公少



年銳於決事因曰此何難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行禮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之搜東宮得淫刑之具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視東宮遂廢公以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公陳利害多當上意上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一日奏事殿中語不合上怒起公輒引帝衣令上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早上延近臣問時政得失眾皆以天數退公曰臣觀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示徵失在用刑蓋刑有所不平也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又召公問所以不平狀公奏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旣召二府入公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以庶僚伏誅淮盜主守財千萬以叅政沔之弟止杖仍復官非不平如何上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卽拜準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知院張遜與公論數不合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遜使左金吾論之遂與遜俱罷公旣出青州上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不知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左右揣上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念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不上默然明年召拜叅知政事時上在位久東宮未立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上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公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公且曰卿來何緩耶公曰臣非召安得到京師上徐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公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公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上遂以襄王



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百姓擁道有喜稱少年天子者上聞之不懌召公謂曰人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公旣秉政進退稍任意數與諸臣爭辯帝前上以爲非體公猶持論不休上不悅遂罷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上久欲相公以其剛直難獨任乃命與畢士安同知政事於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公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公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上大駭以問公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上幸澶淵同列懼欲退公止之令候駕起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上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旣而契丹

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以楚人請幸金陵陳堯叟以蜀人請幸成都上以問公公陽驚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謀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遠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以入遠地使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上遂決幸澶淵及至南城虜兵方盛眾請駐蹕以覘軍勢公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進何所疑眾議未決公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瓊武人願効死公復入對瓊隨立庭下公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陛下不過河人心無所怙恃公曰機不可失宜趣駕



瓊卽麾衛士進輦上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軍相視驚愕不成列上乃盡以軍事委  
公公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咸喜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  
迎擊之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公居城上上數使人視  
公何爲公方與楊億飲博歡呼上喜曰準如此吾又何憂相持  
十餘日正值撻覽出督戰我軍守床子弩撼機矢發中撻覽額  
死虜氣大懾遂奉書請盟公以爲不可而使來請益堅公欲邀  
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上厭兵欲羈縻勿絕而已曾有譖公幸兵  
以自取重者公不得已許之上遣使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  
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公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勅汝所許毋過  
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旣罷兵公乃見上謝軍中違詔之罪上笑而勞之公在中書喜  
用寒峻之士每御史缺輒用敢言者補之同列多不能平嘗除  
官同列輒目吏持簿例以進公曰宰相所以器用百官若用例  
是一簿吏事耳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不視方眞宗之在  
澶淵也一日謂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  
沒則河朔皆虜境也誰爲朕守魏者公曰當此之際難爲方畧  
古稱智將不如福將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卽促出  
勅放朝辭酌大白趣之就道欽若馳入魏則戎虜徧野無以爲  
計惟閉門修齋誦經而已數日虜退乃召還副樞欽若以是嫉  
公一日會朝公先退上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  
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反大  
其功何也上愕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以萬乘之貴而  
輕挺身爲城下盟何恥如之上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



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浸衰明年罷知陝州又以欽若前報知天雄軍是爲鎖鑰之役祥符七年再召相又以河北進綰事與林特相持上佛然謂王旦曰寇準剛忿猶昔當如何再罷出永興軍天禧元年以附會天書得復召時眞宗旣多疾丁謂曹利用又當國日夜圖所中公者會上疾浸劇嘗臥侍者周懷政股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出告公公遂請問談太子監國事上疑懷政漏言曹利用因與丁謂共傾懷政稱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上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於是誅懷政而公罷知相州先是天禧之召則以朱能僞爲天書公強與分過也周懷政陰陽其間與公壻王曙往來遂成其事公之廢永興也有門生貽公書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佑天書詐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耳至是懷政禍發并從永興捕朱能誅之公猶在安州謂等不欲公居內以朱能事再貶道州司馬旣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自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皆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李迪亦以公故貶衛州圍練時李迪在鄆州聞中使至聲息稍異卽自刺不殊公在道州方宴客聞中使至起迎之問故中使不答眾惶懼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勅公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篋至膝拜勅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頃之契丹使至歷視坐中間寇公安在丁謂權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行當還耳非久謂亦南竄雷州公遣人以蒸羊逆境上謂欲見公公卻避之聞家僮謀報仇者公閉門令縱博度謂去遠乃罷



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至是遣人取白洛中沐浴束帶北面再拜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暉恠而問之詠曰人千言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又嘗語公霍光傳不可不讀及周懷政之謀幾爲霍光傳所誤韓魏公不許張詠意或謂此

公旣殄高又惡南人慧巧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進士姜益年十二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益賦詩六篇而殊特敷瞻上深歎賞公以殊江左人必欲進益上曰朝廷取士唯才是求前代張九齡何嘗以遐陋棄置耶又祥符七年上御崇政殿覆試進士蔡齊等百九十七人新喻蕭貫與齊並召公又疏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始第一於是人擬公之褊

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柵以限往來太宗不懌曰古羌戎尙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公言唐宋璟不賞邊功以致開元之治疆場邀功深可戒也上因命公安撫渭北而徙仲舒於鳳翔公少不修小節頗愛遊獵母性嚴常舉杵錘投之傷足血出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悲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齎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如此公聞之大哭終身不蓄金帛有輒散之史稱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一青幃二十餘年時命補綻或以公孫宏事靳之公笑曰彼詐我誠棄之不忍耳何儉之有

又云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每去官後掃除圍溷淚蠟萬錢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不燃官燭與客相對油燈一炷熒然欲



滅清淡而已行誼豐約固不在此也

同時比相者有向敏中畢士安王旦李迪皆名實不墜雖才絀於唐人而行醇於晉室矣向常之判大理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常之引鍾離意委珠事不受也出知廣州過荆南豫市藥物以往皇甫侃監無爲軍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云嘗有書及門敏中睹其名不啓封遣去侃家僮瘞書臨江驛舍中馳掘之信然方澶淵之役畢仁叟與萊公同在政府力贊親征者畢公也先是雲州觀察使王繼忠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請和眾疑之畢公獨以爲信對上云契丹雖數深入亦屢挫不得志欲引去而恥無名此請殆不妄故萊公決計皆荃宰豫謀以爲一擲者誤矣凡萊公登用不爲羣小所間皆仁叟之力仁叟沒後萊公亦不能自存王子明趙昌言壻

也昌言既參機務子明判吏部知考課院乃避嫌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太宗嘉其識體澶淵之役公已爲叅政雍王留守遇暴疾命公馳還權留守事公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公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立皇太子公既至京直入禁中人不得知及駕還子弟出郊迎聞後騶訶聲乃知爲公也有日者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往還簿禍不測公以身解之度上稍釋卽焚其籍當東封時契丹來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甚患之公曰假卽假之常幣之外以明歲除還則彼自屈矣契丹果以爲慙明年復下有司云契丹前歲假金幣六萬事微末不計後勿爲比西夏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請詔責之公云但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拜曰朝廷有人是皆踵唐成德昭義事也其每稱



平仲於上前又師婁師德云它如斥劉承規之求節度薦李行簡之爲中允皆慎密足匡萊公之缺李復古亦與萊公稱相知真宗嘗召公語秦州請益兵事以曹瑋爲怯問可代瑋者公力言其不可上因問關右兵幾何公舉佩囊言臣向在陝西有方寸小冊書兵糧以備徵發上令黃門取紙筆具疏留發分遣畢上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頃之唵廝囉果犯秦州上召問公曹瑋戰勝如何公以爲必勝旣而捷至上問何以知之公曰唵賊遠來聲言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按兵不動以逸待勞是故取勝上於是器公後在中書數與丁謂爭論坐黨準免在數公間王子明其最著矣子明爲兗州靈景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公皆俟羣從畢至冠帶出堂皇白事乃退陳彭年呈科場條目公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割截天下進士耶時向常之在中書請閣彭年所留文字公閉目取納囊中歎曰不過建符瑞圖取進耳公惡王欽若然亦容保之不至於敗公沒欽若乃相後來呂坦夫動止師公然其溫栗和嶺猶石之於玉矣萊公意象與諸公不同瑕罅亦多而皆爲諸公所貴視王茂宏輩又眞然不侔要所謂璠璣之質不事藻斧者矣

張留侯

諱良字子房  
諡文成韓人

子房年少時未仕宦也自以五世相韓爲秦所滅因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百二十斤鐵椎擊皇帝於博浪沙中皇帝怒大索天下始亡匿下邳從圯上老人游得爲所教兵法習誦之每與人語皆不省問說沛公輒喜採用之遂歸沛公會項梁立楚懷王因勸梁爲韓立後乃立韓公子橫陽君成沛公令韓王成守陽翟與子房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曉關



下軍子房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具五萬人食益張幟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之秦將果許和俱西沛公欲聽之子房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未必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因擊秦軍逐北再戰遂至咸陽降秦王子嬰沛公見秦宮室奢扶欲居之樊噲諫不聽子房曰夫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者宜編素爲質今始至卽安其樂何可使天下見之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欲擊沛公公不知也先時子房在下邳項伯殺人從子房匿故德子房夜至霸上勸子房去子房不可因要項伯見沛公飲爲壽許結婚具言沛公所以距關者非背項王備它盜耳於是爲鴻門之會賴項伯得解漢元年沛公王漢中賜子房金二百鎰珠二斗子房盡以予項伯爲王悉請漢中地

王之國至褒中子房卽請歸因勸王燒絕棧道示諸侯無東意子房至韓知韓王成已爲羽殺於彭城欲還歸漢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王亦心疑漢子房乃爲書遺項王言漢王失職無怨望所鬱鬱者欲得關中如約卽止耳不復敢東也又以齊反書遺羽言齊與趙欲并滅楚羽以故北擊齊子房乃間行歸漢及漢王擊楚敗於彭城歸至下邑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共功者子房舉九江王布及韓信彭越此三人卒以破楚三年滎陽圍急酈食其謀撓楚權請立六國後漢王善之趣刻印子房從外來漢王食具告子房子房驚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王事去矣因借食前箸籌之數王所不能爲湯武者凡六七事且云今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如復立六國游士各歸事其主誰復從王取天下乎且



楚唯無疆六國撓而從之王又安得臣之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敗乃公事趣銷印後韓信破齊請假王子房勸從之五年冬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還壁固陵諸侯期不至子房說漢  
王馳入諸侯軍趣起之也六年大封功臣上曰運籌策帷幄中  
決勝千里外子房也自擇齊三萬戶子房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  
不敢當三萬戶時上封大功臣二十餘人餘未得封上居洛陽  
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問子房子房曰謀反耳上曰  
天下屬安定何故反子房曰陛下從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  
下已爲天子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生平仇怨此屬畏陛  
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欲誅時復謀之耳上云憂之奈何  
子房曰上擇生平所憎最著者封之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酒封雍齒爲什方侯急趣丞相御史行定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雍齒且侯我屬又何憂旣而婁敬說上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雒其固亦  
足恃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輓河渭西給京師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趣駕都關中子房從入關  
時稱疾卽道引不食穀閉門歲餘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  
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子房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曰欲易太  
子君安得高枕而臥子房曰始上數在急中幸用臣策今天下  
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強要之



子房曰此殆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臣然上高此人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辨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是一助也呂氏從子房計四人者果來會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者謂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諸將皆上所與定天下梟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又皆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后承間泣言如四人指上曰吾惟之豎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

既自將而東子房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但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子房行少傅事及上破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上陽許之未可也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何自從吾兒游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喜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王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



海又可奈何雖有繪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歎歔流涕上  
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子房從此不視事稱學道欲輕舉常曰  
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天下震動今以  
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上崩呂后強起子房食之謂子房曰人  
生百歲如白駒過隙何自苦乃爾子房亦強食後六歲薨  
子房作事節節從學問來學問除精細外別無靈通下邳晦跡  
褒斜抽身閉門引疾徵輔商顏大易所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顏子作用未能踰此

凡帝王意氣多羸惟方外可以鎮之秦皇漢武皆於子房身上  
前後師承帝堯之師赤松去此非遠

謝太傅

諱安字安石諡文靖陽夏人

謝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左著作郎並以疾辭不就寓  
居會稽與王逸少許元度支遁輩游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  
屬文無當世意楊州刺史庾冰以安石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  
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尙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  
吏部尙書范汪舉公爲吏部郎公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公被召  
歷年不至坐除名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  
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又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  
浪湧諸人並懼公吟嘯自若舟人猶去不止風旣轉急公徐曰  
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卽迴眾咸推其雅量謝萬公弟也時  
爲中郎將總藩任之重而公處衡門名出其右萬旣假節北征  
矜豪傲物尙嘯傲自高不能撫眾公深憂之自隊王將帥而下  
無不慰勉公妻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乃云丈夫不宜如此



耶公掩鼻曰正恐不免耳及萬廢黜公始有仕意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謂公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賢每云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卿何公微有媿色旣到溫甚喜稱道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公值方理髮公性旣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謝萬病卒公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尙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公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云欲除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公公神色不變但云晉祚存亡在此行耳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公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得不爾遂笑語移日時溫有異志懼於名流因謀膺九錫常以公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公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時強敵寇境邊羽游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公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武用命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公曰秦任商鞅二世而忘豈清言致患耶公覩南渡以來宮室不稱稍欲營繕尙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公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sub>元</sub>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時孝武始親萬機進公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公乃固讓



軍號又以星度失次彌年亢旱奏請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之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車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時符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退敗相繼公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太元八年符堅率眾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公征討大都督幼度時人問計公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幼度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公遂命駕出山野親朋畢集公與元圍碁賭別墅公碁常劣於元是日遂爲敵手元又不勝公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時在上明以前王薈之罷江州公遣謝輜代之冲謂輜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及是遣謝元桓伊等冲疑其不任深以根本爲憂乃遣精銳三千來赴都下公謂三千人不足損益徒駭眾

心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爲防冲惋歎而已元等旣遂破堅有驛書至公方對客圍碁看書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公以符堅喪敗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以太保加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黃鉞置從事郎中二人公猶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旣率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元勳望宜以授之公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石虔爲豫州改桓伊於中流三桓旣任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世旣稍平豪奢相煽會稽王道子以諂佞擅權王國寶公壻也又諂附之爲公所迸疑謗遂生公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以



避之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公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篤乃上疏請量宜旋旆召子征虜將軍炎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元抗威彭沛委以董督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公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復御及登台輔基功不廢王坦之以書辨論數四公終以爲未悟又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殺饌亦屢費百金世或譏之公夷然不屑也淝水捷後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味之亦以貪敗繇是識者服其知人方公特舉幼度時輿論未協郗超素與元不善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

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王國寶之讒瑕隙將成公與桓伊待讌上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卽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合歌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上善其調達乃勅御妓伊又云御府人於臣未必合臣有一奴便申上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公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公好音律於此見効云

王茂宏值公私匱乏庫中惟練帛數千茂宏因製練帛之衣時競取之須臾而盡安石蚤歲爲時譽所歸鄉人罷縣詣公公詢其歸資云有蒲葵扇五萬公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增數倍



直名位趣人風尚如此史稱公爲治不存小察宏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勝之

李鄴侯

諱泌字長源京兆人

鄴侯幼稱奇童七歲在上前賦方圓動靜元宗所稱精神大於身者也張九齡尤愛之常引至臥內九齡一日念嚴挺之苦勁蕭誠軟美可喜命左右召誠公遽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旣乃游嵩華終南治方外之事天寶間待詔翰林供奉東宮賦詩刺楊國忠安祿山以是斥置蘄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公公亦自詣行在陳天下所以成敗上甚悅欲授以官固辭請以白衣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上因強以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上嘗曰卿初侍上皇中爲朕師今判廣平行師三世資卿道誼矣時靈武困於供億

公勸上幸彭原侯西北集乃幸扶風以應之上卽日如彭原彭原解甚狹上時以張良娣博聲聞於外公每用風切上改容謝已上皇自蜀賜良娣七寶鞍公曰今四海分崩當儉約以先天下請剝其金玉付庫吏賞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見之流涕上驚問王王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見陛下從諫如流興復非遠不日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故喜極而悲耳倓上次子也上自馬嵬北還常血戰衛上三軍屬目上欲以爲元帥公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公曰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使元帥有功陛下欲不以爲儲副得耶上乃從之久之上欲冊良娣爲后立廣平王爲太子公曰靈武踐祚臣固知非陛下本心獨以羣臣勸進而然今戎事方殷固當立決至



於家政當須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諒陛下之心乎出以告廣平  
廣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貳上慰賞之而  
良娣怨益深上從容與公言李林甫深恨之也欲勅諸將克長  
安日焚骨揚灰公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  
徒示聖德不廣耳且使逆者聞此阻自新之路上曰往事卿忘  
之乎此賊當日百方危朕行且害卿奈何恕之公曰主臣上皇  
春秋高聞陛下此勅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悔恨起居不安  
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上感悟抱泌頸泣曰朕意  
乃不及此時賊陷兩京河北州郡皆沒上甚憂之問賊何時得  
平公曰賊掠金帛子女悉輸范陽此安有遠計華人爲賊用者  
獨周摯高尙等數人天下大事非其所知誠用臣策不二年天  
下無寇矣上喜問計公曰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圖萬全今  
賊所恃者將獨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邺承慶數  
人而已但令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  
思明不敢離范陽忠志不敢離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  
以兩軍繫其四將也仍使子儀勿取華令賊得通關中賊必北  
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不逾年而弊矣徐乃命建寧王  
爲范陽節度與光弼並出以取范陽巢穴旣覆則根株畢拔矣  
上甚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上欲速復長  
安謂公曰眾集矣當乘銳定京都乃更引兵數千里先范陽爲  
乎公曰西北諸胡之兵能寒而畏暑今乘新至之銳攻已老之  
師勢必克然賊走范陽而關東地熱諸胡兵久必困而思歸俟  
其歸復動則戰爭方始矣上不聽因遣使迎上皇自請歸東宮  
以遂子道公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公曰理勢如此人臣尙



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上曰爲之奈何公乃請更爲羣臣賀表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上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今乃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時建寧王倓旣用張良娣譖死良娣又與李輔國比而危廣平王公心憂之上一日造公所晚遂就宿公再嘆息請歸爲閒人上曰朕與公同憂患今事平方同樂奈何遽去公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驚問曰何謂也公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亦高蹟亦奇此所謂五不可留也上曰公寬矣且異日議之公曰陛下今就臣宿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耳上曰不意卿疑朕若此豈以朕而辨殺卿耶公曰陛下未辨殺臣故臣得求去旣辨殺臣臣安得

言上默然良久曰豈以朕不從北伐之謀耶公曰非是亦爲建寧耳上曰建寧爲小人所構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臣爾時在河西知其詳建寧誠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建寧冤輒流涕且陛下初欲用建寧爲元帥臣以爲不可若建寧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親善臣此可察其心矣上曰公言是也然旣往不咎朕聞之悲耳公曰臣非敢咎旣往願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已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上聞之愴然也崔圖李輔國以公方嚮用深嫉之公懼不免請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久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旣乃賜光福里第詔彊食肉爲娶故



朔方留後李暉之甥昏日勅北軍供帳時元載方柄用又與公不相能會江西觀察魏少游來請僚佐上謂公曰元載實不容卿且詣少游所避之及載誅召還上握公手曰別八年矣乃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既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又改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及德宗在奉天始召至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旱蝗議者欲赦懷光上博問羣臣公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懷光由是不赦始朱泚亂上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旣而渾瑊敗泚於咸陽吐蕃追北不甚力又大掠武功而歸及京師平復請如約上欲許之公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用捍兵分處以制吐蕃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三年拜侍中同平章事封鄴侯時相張延賞與李叔明爲怨而太子右叔明叔明子昇素出入郃國公主第郃國公主者太子妃母也或告主爲蠱厭坐幽禁中上怒切責太子太子不知置對公入上對公稱舒王賢意欲廢立公曰陛下惟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上色變勃然曰誰語舒王爲姪者公曰大上初陛下以上皇命子昭靖諸子常對臣言之今陛下親生子猶疑之又何有於姪上曰卿言此乃不愛家族乎公曰臣唯愛家族故不敢不言若太子以無罪廢它日陛下悔責臣不言必殺臣子雖使臣兄弟子嗣亦何愛之有因嗚咽流涕上曰業如此且奈何公曰此大事願慎思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上意色稍和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公曰貞觀禍發時朝臣顯鞠罪狀暴白太宗乃詔太



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今太子以妻母爲累宜當不俟庭  
鞠抑當并廢舒王耶開元之末武惠妃譖殺太子兄弟此百代  
所當戒又可法乎因爲頌建寧事感泣上亦心動曰爲卿遷延  
明日思之公卽抽笏頓首曰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但陛  
下還宮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人欲樹功瑕璽立見矣翌日  
上果召公泣云微公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無它也公再拜賀  
因曰臣昔以建寧之故誓不近天子左右幸陛下收臣今報國  
已畢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留之嘗一日與上  
論近時輔臣上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公曰  
此杞所以爲奸邪也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激懷光使叛擠  
楊炎於死陛下如覺之豈有建中之禍上曰楊炎視朕如童子  
豈不足朕非杞也建中之亂術士先言之迺命當然公曰命者  
眾人之言君相造命若亦言命則禮樂政刑無用矣桀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此夏商之所以亡也上  
改容謝之公事四主崎嶇納忠所周旋於人道極大爲權倖所  
嫉數以智自免晚乃得相所汰冗員罷進奉遣諸蕃增宦錄多  
有可觀而世以喜談黃老神性少之豈未聞韓張之致乎  
當鄴侯出陝虢時淮西防秋兵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既入  
境或疑吳少誠招之者公命悉邀擊殺之富鄭公欲坑諸逃兵  
幾失此意



黃漳浦集卷三十五

懿畜後編

楊太師

諱遇字士奇諡文貞泰和人

楊文貞在永樂時與巴州新縣永嘉同侍東宮每駕北征則輔太子監國小註誤常不免繫紵然上顧喜公獨不甚罪公亦以此柔謹自力一日導東宮覽歐陽集上適見謂公曰廬陵固有君子卿其人矣贊善王汝玉嘗教東宮詩公獨勸經傳因誦南薰喜起二詩謂殿下若進脩餘閒娛意文字則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裨益治道上一日還自北征問太子近如何公質言太子孝謹狀上曰此子道當然公屏辟對曰聖賢亦盡其當然者耳甲午日食正旦禮官以食殊時不停朝賀公引富鄭公語奏罷之時大臣唯儀公智議與公合而儀公亦以此



得人意長陵初喪已二十七日尚書呂震請如太祖訓倣漢制  
釋服仁宗旨未下呂退遂語羣臣易吉公謂曰太祖時有遺詔  
今何得遽爾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猶帶經數月今上寧遽即吉  
耶明日上果素經出視朝羣臣中唯公及英公同上服上顧左  
右曰梓宮在殯吾何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及宣廟初漢庶人反  
車駕親征罪人斯得尙書陳山請移師問趙時日有言趙事者  
上問東楊以爲可問寒夏依違而已東楊促公章勅公固不可  
往還數次謂東楊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顧欲以浮  
詞盡之耶語頗聞上乃召公問曰論趙事者益至如何公曰今  
宗室唯趙最親願陛下詳審上曰吾亦思之公曰但用一璽書  
足矣於是封諸疏及璽書下趙趙王大喜逾望遂獻護衛謝恩  
言者頓息異日上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汝之力也於

時天子明敏諸臣將順不暇唯公時一補缺迨康陵初聲名微  
損後亦多訾西楊者矣

西楊樞筦四朝日月之傍含光不耀巷遇隔納時時克致雖格  
心業少而休容體多仁宣之時豐亨飾治巴西武進建安石首  
各遂坦泰不復明危公方慨念瘡痍軫哀流徙思二三年與民  
休息及於休息氣衰綱紀不暨迨昭聖逝才盡志孤知附翼之  
非難先甲之不易矣然方於玉泉微幸託漢成之箴黎利綿戎  
追珠崖之績肇登首疏除草微陳咸有涓滴文潤其身亦因時  
之良相征彙之榮人也

李大師

諱賢字原德諡  
文達鄧州人

李文達初登第卽疏言容保之道由親及疎鳥獸迫人則帝王  
道息今京師黠官不下萬餘歲實支祿常十七倍傳曰朝無佞



位則食之者寡况此 人面獸心 之禍可為殷鑒宜漸

出於外不唯省國家鉅萬之費且以消未萌之憂疏上不報時  
正統初年既而土木禍作韃官煽亂乃思公言時公亦預難濱  
死得歸復辟初典機務言卹汪后及出建庶人囚皆遣會當上  
意時曹石數干事寢為上厭公時時勸上獨斷移其權一日上  
從容問迎復事公故言時亦有要臣者臣謝不敢上恠之公乃  
言天位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言俱正何奪  
之云奪之一字豈可出口脫當時事覺曹石不足惜不審何以  
置陛下幸事成貪天之功且天下人心向陛下以正統十數年  
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悚然遂褫諸迎  
駕員奪門者四千人官癸未以災異疏十事又請罷江南織造  
清錦衣衛獄卻邊臣奉貢及停中外採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

上不以為忤憲廟初冒奪門功者又囂訴上顧公公進曰自曹  
石輩此舉之後人厭取富貴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並復  
故少保于謙官以雪幽枉上亟是之於是洵洵者始息天下亦  
以此誦公

文達之舉何如西楊是皆遭遇聖明見端後竟抉雲下光披曝  
為獻向使上崇元默則下安無言雖入告維后而保祿安身大  
槩然矣文貞當子稷之慙閉閣謝事以故權璫縱橫釀為凶渥  
文達於時優游無間後福多容既而覘雪際消乾綱佐斷羣奸  
陰翦言路屢清前有應元之明後無仲舉之禍聲稱偉矣卒以  
意偏累其含宏近嘲楊子遠愧潞公白圭之玷何可磨也

彭太師 諱時字純道諡文憲安福人

彭文憲繼季方之後上召見文華殿問勞如所勞季方者時上



方倚南陽而南陽亦心服公戊寅上慈壽宮徽號公勸南陽舉優老之典稱上意憲宗初議徽號內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周后誕育聖躬但尊周太后無異議公及南陽言錢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今遺命猶在奈何以景泰爲法夏愕然入良久傳仁壽旨云子爲皇帝母太后豈有稱子稱太后理夏因取宣德例公徐曰宣德例何可同宣德時胡后已讓表居別宮今名分固在宣得爾夏顧取筆云如此但理讓表公曰誰敢者夏忿作色謂公懷二心公舉手向天曰太祖太宗赫赫在上誰懷二心錢后已無嗣何所利爭此所不敢不爭爲皇上全聖德也諸廷臣寂然公乃曰若推孝思則兩宮同尊於是有應者夏色解入請命良久乃出得俞旨矣公執筆顧夏曰若同尊須加二字夏疑視間公曰加分別易稱謂耳乃加慈懿二字及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發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王當祔廟無可議者內臣洵洵爲危言聳之上御文華殿召時對如前上重違母意公曰陛下卽恐違聖母意柰先帝何今厝梓宮左虛右以待來者庸何傷因畫圖上未允乃率廷臣跪哭文華殿得俞旨乃退蓋是時南陽蓋倚公及宏載者滿四之亂殺守將又數敗邊軍公付都御史項忠提師往援項初至又失其副將京師大懼尙書程信至請撫宣侯重往撫宣侯亦難之公旣得項疏知必克而程促殊甚公謂宏載曰此輩怖急無可仗者賊四出不可緩今入山自保何能爲再遣師徒勞費失將士心吾堅持此過一月得捷音耳宏載亦以爲然程忿出厲語謂事不濟必斬一二人乃出師不一月捷書至明年俘馘至京上爲大賞公聲名爛焉



彭文憲端章亮采鳳干叶簫值於梧陽青蠅未翳謬言廷諍卒  
符同心史稱其三十載無日不在公休沐對子弟無一語及政  
攷其儔匹呂向晏杜之間方於宏載兼有其福前後盤柯不值  
節目迫於夢竈日多去簾斯遠傾否數言掩於匪類卒使璫寺  
傲權違公初志豈不傷哉

西楊南李同荷天眷委蛇將順裨益不稀彭安福方之猶參肩  
之於白體也夫木之仁也曲上水之智也入微曲不及句微乃  
涵濁非其材異其性殊也安福質心不能阿會故其造就淺於  
楊李亦以事異遇殊材性因之茶陵繼出益爲包荒參南鄧之  
機權體泰和之婉約當泰陵時不問安南裁抑僧官已具鼎耳  
之器及乎康陵多事內監浩橫忍詬以開其始強力以扶其終  
斥羅籥鎮守便宜之奏解陳熊漕運失米之獄取回官校不番  
邊軍皆動稽成憲止宿物情故士論不失人望猶歸焉夫以泰  
和引年於正統必俛首於汪閣鄧州宅揆於前朝豈殉身於曹  
石而謂茶陵獨留南陽坐去劇韓美劉謗議曹興豈不過乎故  
人非三代材不二凱苟仁質之未銷雖智謫其何毒也茶陵之  
材間於楊李約其所處建安是當然以安福視之多不爲者故  
復節略諸旁三楊二李足以一彭酌寺貂之柔剛知動止之難  
易也

商文毅公

諱輅字宏載  
淳安人

商宏載當己巳時在東閣召預機密時虜再至人心洶洶公力  
主羣議請邸王卽眞以安反側及徐武功之倡南遷公與廷益  
力持之乃定北狩駕還公迎自居庸關旣而羣小相煽言南內  
事方窮治不已公極言南內之事不可輕聽以壞大倫由是誅



妄言者事得釋三年議易儲公謂大臣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及易儲事定羣臣議者俱進保傅公獨不加鐘章之獄公實救之雖南內亦知公意良是也景帝不豫陳循等唱復儲以繫人心疏上不允再具疏且上又定二語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子宜立宣宗章皇帝孫遲詰朝遂會變作復辟後猶被召勞旣爲石亨所陷幾附廷益獄憲廟初召復職久之見上語及監國時公因泣然言景泰有社稷功左右聞之皆泣帝亦泣於是復景泰尊號孝宗之爲東宮公實贊引之及紀皇妃薨眾猶抑於萬貴妃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殮悉如禮十三年爲謹身殿學士內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直十罪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大監傳旨詰責公正色曰朝廷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渠敢一口而擒械數守備南都亦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卽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用事國家安乎危乎懷恩咋舌而退上卽日撤去西廠及公退萬安爲相直復西廠大臣安然受其凌轢矣宏載德器與純道等要其敏識方之爲儻然方於彗見陳言之時不復深維嘉告取誑中奸良格士所痛心元夫之負屈也夫上言萬幾臣稱百執自楊建安日擬八事劉洛陽退請章陳據跡則體要足嘉循實則臆隨仍起遂使奸佞借爲關捩內侍監其銓衡詩稱白顛易言巷遇豈其云乎向使宏載純道人陳一謨未爲抗數卽釜鬲繼起咎未可歸而過爲引謹以詆易笑詩曰貪人敗類萬安之謂乎

王大傳

諱鏊字濟之諡文恪吳縣人



王濟之爲直講當孝宗時時遊後苑公講文王不敢盤於田上  
召所幸李廣戒曰好爲之今日講官正爲爾輩及正德初謝於  
喬舉公自代眾旣推公而劉瑾固援焦芳遂與焦俱在閣大司  
馬劉華容以瑾宿憾逮至京坐廣西土帥岑濬事以激變論死  
公謂瑾土帥事與劉旣不相涉岑濬又未反坐激變無名於是  
李茶陵屠御史各白劉得減死楊應寧之逮得釋亦公力及廢  
后吳氏薨劉瑾議焚以滅跡言后已廢服不可成公言服雖不  
可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后薨公又言后雖廢不以罪宜復其  
故葬以妃祭以后從之時瑾多恣睢輕士大夫然見公開誠與  
語初亦不拂及焦芳專事嬖阿公止之不可疏上遂得歸居閑  
十餘年嘉靖初遣行人存問上講學勤政疏大禮議起輔臣多  
斥逐廷論召公未及用卒

濟之居朝日淺迫於濟蔚翁施日宏然於宏載猶柏於檜觀其  
連卷節目見矣嘉靖初疏論經筵直講上下不親與吳原博合  
及列代三朝之制分番直日之請皆亮白得閣臣之裁施於當  
日無異常談然自是而後二四十年又四五十年夢寐其言而  
呼窮谷也古人吁咈苦不得君今人都兪苦不得於內侍觀宏  
載濟之之時三楊諸公眞爲錄錄耳劉文靖遭遇聖明無長可  
度一值閱侮潔身而退故郭北圻有誰人共理之思李西涯有  
身分咎譽之實濟之與希賢猶宏載之於純道而茂陵康陵時  
別夏冬感搖落之彫心甘蝸螳之聒耳也

梁太師

諱儲字叔厚謚  
文康順德人

梁叔厚當武宗時內外多艱虞與成都同事成都以憂歸公念  
時艱必成都共濟乃請勅行人敦促上道以首揆讓居成都已



卯上欲自巡邊，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勅楊蔣二公，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公公固辭，不敢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公免冠頓首。」言臣命君，寧死不敢。臣今就死。陛下後日原臣儻草勅，後日族臣無赦。上於是擲劍起，罷草勅。事先是上將幸宣大楊蔣，亦在告中。內洵洵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既而東萊亦引疾。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時有秦藩與嬖臣江彬、朱寧等通請邊田，以益封。命內臣促甚急。公因草制，上曰：「昔太祖高皇帝上事者，上震怒，命內臣促甚急。公因草制，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引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矣。』」

矣。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心動，事遂寢。當宸濠之變，去齒劍時，非久。上欲親征楊公，居守乃以公及蔣從。及至南都，議郊公心難之，乃言南都郊仁祖，配天北都郊太祖，大宗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乃不郊。又將南幸，公跪行在門外，竟日得俞旨，乃起諸大事，皆卓然足自著云。

梁文康黃中通理約體推賢，利涉含貞，不臭厥載。方朱寧、江彬謀立外藩之時，賴公正言，羣邪心怵。及宸濠敗後，稽其愧籍，唯公晉溪兩人，儻焉而論者，猶以假濠衛兵爲縱反者，其意以陰中成都而公代爲受過，富平侯之隱德，自周雋、曼倩之當機能斷公兼之矣。當時才譽降於成都，其後泓涵茹其垢，藪要以海大流歸樹苞蟲，嗜察其意，量唐宋之會，不見其儔。在諸彥中，所謂該陳成史，獨舉任傳者也。



二三君子前後差池歛發非一商文毅西南喪朋用舍之間文恪盡之於卷懷文康差極其量約其展布不甚相遠而文康和邃包李兼楊地道之貞梁公當之矣梁公始終推服成都以為天生斯人以濟今日大匠之任不可代也長沙亦言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夷考成都憲述茶陵其可誦者茶陵以天順舊稿草劉瑾官校之差成都以博類餘言正張永援封之例及於庚辛際會送虹霓於垂旆扶陽曦於豐屋才謝應寧辨紕永嘉徒以血誠爭其膚赤善則不足守則有餘也成都諸賢痛哭之事實本彭商慈懿之議夫量有停引權不一設宏載當孔棘之際亟請定王及反駕之時議從崇禮濟之定汪后之典葬從時典祭從所配以情則順叶義為宜向令成都之際異議未知然如敬所所陳未為遽徑也厚翁蚤歸不與斯

典約其大意近於持平今以成都別系為傳白宏載時有高文義穀正景之際獨立不阿解帶以授趙榮書以薙龔弁歸田而後絕口時政為難能也劉洛陽當濟之之先出處不謬樹為典刑慙落才艱亦其選矣

解學士

諱縉字大紳吉水人

解大紳為庶吉士時遇太祖大庖西諭時政大紳因上封事萬言其略云陛下挺生南服統一夷夏廓清宇宙功高萬古內無女寵外戚之私外無強臣藩鎮之患又寡好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唐宋不讓唐虞然自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信誠有間用刑太繁令速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惟願以天地為一體天下為一人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及道德心經



此皆細儒陋學鬼園下士之談甚非帝王所宜也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畏民者未至孳孳於治民治彊禦而所以治心者未周粢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皆治民治彊禦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要以刑名輕重爲能事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貪婪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不暇何暇刻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爲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重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其能否受職不量其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也又曰陛下天質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恠誕妄恍惚無不洞囑其謬然猶公門人皆奔走號哭振家一老僕亦號哭厨下振問知意稍紉適侍郎王偉疏上申救乃免家居六年再起爲大理丞景泰初乞致仕又爲南大理時內使金英奉命至南京還公卿俱餞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謂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中召入知制誥見石亨等縱橫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吾不去復何爲遂引疾得致仕

仁人無死地向令高足不起厨間公其危乎徐有功之掩扉熟寐薛文清之手不輟經皆可謂知命矣吳子傳以石亨之徵力辭不受公亦翻然介不終日二公同時而言論不著要其質行默相師表嗣後子傳多負世譏而德溫巍然世爲素相豈其進退視履觀生亦有不盡相侔者乎

岳文肅

諱正字季方  
鄞縣人



岳季方登第明年爲己巳之變及復辟初以九皋薦召見文華殿上遙見輒稱好旣登次好之不置喜謂曰朕固取汝今用汝內閣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受命赴閣道遇石亨張軌崖然不爲動張石銜之一日錦衣衛捕得妖言僧欲坐反官捕者公曰事縱得實亦合妖言律耳但給賞而活所同坐數十人朝論譴之又一日曹石出匿名書指斥時政者勸上出榜募捕告者賞三品公與呂原入見上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究姦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欲窮治緩則事或敗露急則情愈韜不如勿治於是得不問及石亨姪彪來獻大同捷盛言斬首悉梟林木之上公取地圖斥之曰自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獨梟致何所乎亨意大恨恨而上又命公以意諭曹石稍自戢曹石益不堪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公屬草間

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辨而刑獄濫與賂賄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附阿權勢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太重而閭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貪冒暴酷使軍民不得其所與遂坐謗訕謫欽州同知道濶以母老留闕月遂逮繫獄謫戍肅州後釋爲民憲宗時內召尋亦出知興化致仕去季方才與大紳薑桂同資季方微亢而大紳微輕方其感遇鱗羽乘風就波亦欲橫奮巖杵直書虺誥而雲颺易消摧抑輒值故知皇陶九德半爲愿温申甫兩篇數稱柔惠宜二季之奉身監纜絲而滋練也大紳當時人材儔多亦處嫌疑不幸蚤歿以季方受眷終始未衰值曹石敗後無爲白者豈原德之未



宏抑桑林之罪崇耶世傳德溫陞對失詞故其寵遇殊於文達豈其然乎英皇復辟意在於御材而不絕璫寺又以險阻多知憚爲不駕文達鞠躬先問後諾聽言則對德溫季方未之能也其後有東劉叔溫處家能孝當軸無私定迎駕於夷晉之交成建儲於震姬之際廷論李孜省之罪立解林待用之獄皆不同爲心匪躬見操而時俗頽隈謬相指駭以爲躁狂則解大紳之才喜岳季方之不媚動取世譏至塵天聽宜其然矣其時有呂公逢原謹厚見稱度其資稟近於西薛嗣後瓊州淵源匪淺亦以氣質全輩多嘲信逢時之非難諒成人之不易也

王三原

諱恕字宗貫諡端毅三原人

王三原當憲廟初開府荆襄平劉石之亂撫諭流民復業者數十萬家於是名重江漢間九年出撫雲南朝議以雲滇邊夷中

貴坐恣故借公彈壓之公單車攜二僮往太監錢能方以異制瑰玩貽安南王灝王灝亦報贈不貲而能麾下郭景宏與互市捆載還公遣騎道執景因露章論能不法通外夷事時能方遣使進黃鸚鵡公復上章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使天下有以陰窺陛下且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騰衝啟釁麓川悖叛今日之事有甚於此上不得已召能歸及再撫南畿中使杜福以內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諸玩公言帝王之學貴典謨訓誥無逸旅葵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時有內臣王敬遣千戶王臣挾術取內旨括江南寶玩公方陳列適其狀露上爲誅王臣由是內侍無不憚公者林待用之下詔獄公疏救之且言京師寺宇破壞民居乖典制梁芳僧繼晚罪狀已著宜復林俊官上雖報可然自是亦心煩公矣公於時應詔言事二十一建白者二



十九多報可天下翕然仰王尚書也最後言政令失信中上忌  
遂落少保致仕及孝宗初起爲冢宰贊機務引用諸卿佐極一  
時之選顧性益嚴重不自降小牴牾輒引劾爲時柄所訾乃乞  
休去正德初乃卒壽九十三王三原疆力老成向在康陵時不  
知何如也士溫棟新弓強絃絕長沙諸流非其意可亦與劉謝  
同其翩然然自茂陵時內侍已橫徵求四出突薪且憚况值燎  
原三原龐碩不彫鷲力可借亦與洪洞共爲淪胥李膺之嚴破  
柱羊舌之怒僨牛亦君子所同歎也

馬太師

諱文升字頁圖諡端肅鈞陽人

馬鈞陽當滿四之亂召爲副都御史佐項公討賊賊平乃疏陳  
時事及禦戎三策皆當上意進督甘涼宣夏三鎮軍數數破虜  
斬馘功多以質報故賞薄稍遷少司馬備遼東還論陳鉞等苛

察激邊怒事爲鉞等所銜於是失中貴人意及海西衛夷相讐  
許汪直因之鬪近邊鉞等計絀遂殺近塞貢夷十八族以捷聞  
汪太監主之將議濟師余肅敏倡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濟師  
何爲今必撫之一大臣偕通事往足矣遂命公行公至盡赦其  
餘族給以粟布備至時海西三衛亦來公察其不實乃具言狀  
設伏待之俄入寇悉中公伏中海西夷帥悉歸命及汪直至邊  
而事已定公告直切莫用師而直益銜公疏公禁農器生事遂  
下詔獄已而直與鉞敗復起公巡撫遼東士卒聞公至皆鼓掌  
喧舞蓋公於是三渡遼矣孝宗初召爲左都御史時上耕藉田  
旣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公起正色曰汝曹弟陳農家作  
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褻語何爲及阻畫工張玘等不  
許授武職以爲解將士心上皆然之時公老益精於邊事小王



子駐大同安南奪占城地廣西土帥亂皆以廟算不勞一旅而定忠順王之死吐番擄王母奪其金印公立忠順王甥陝巴土魯番又擄陝巴於時邊事幾變會虜自警攻不能大復而公所遣將已走牙木蘭入哈密降其城乃歸陝巴及金印而哈密復向當汪直陳鉞時危矣及武宗初中貴又用事公亦以焦芳譖卒於家先輩嘗言成化之時三原諸公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請劍當輪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三楊熙績文達密畫事勢殊矣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諸公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以余所觀安福鄧州已具委蛇三楊之風為幃幄壘雖在於今未有易也而三原之澤止於鈞陽華容數公自是鴟族雖亦時有而碩幹亮音於斯為盛

太子太保劉公

諱大夏字時雍論忠宣華容人

劉華容初為庶吉士解館當留自請試吏遂授職方其為職方時安南黎灝屢略諸土夷中貴人汪直欲乘間取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公匿弗予尚書為再榜吏公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公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至今日乃勿許宏治六年以副都御史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稍異公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三四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舉費省功倍壘書褒賞既又出治邊餉邊餉半為輿力多難為者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父老問要領俱得貴豪所牟利致騰湧狀乃創為平輸令米自十



石草自百束而上皆聽自納給官價由是願輸者湊至貴豪不  
得射而糧足上時嚮用公而公屢乞休上怪問公公曰臣老且  
病今天下民病財盡臣自度力不辦故辭耳上默然良久問公  
徵歛亦有常何便至此公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因具呈諸應  
革例上嘉意從之時有苗達者以太監出延綏頗殺虜然所掠  
婦稚在虜帳者實不一值虜上顧稱之公曰搗虜固奇策然何  
可易言昔淇國公以十萬之師委於沙漠今必以穉婦數十輩  
易之安知彼不棄嘗我上悚然謂吾幾爲所誤一日問公兵餉  
何以常乏公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時見撫按總兵三司供  
億不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及上欲宿京輔兵公請以京營  
外保定摻卒還西衛密劍摻卒還東衛中貴悉失兵爲飛語撼  
公上自知之不問也初脩清寧宮時內役萬餘人公請減半爲  
要如此

中監所持洛陽言公方引疾今遽詰責天下安得如公者上欣  
然召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今卽非卿部事但有不可揭  
帖以聞公曰臣何敢先朝李孜省可鑒上曰孜省何可比公曰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天下事外付府部內咨內閣若臣  
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乎其深惜體  
要如此

鈞陽更歷中外剖脾刺石利鈍相磨公時導窾游及其間何裕  
如也鈞陽華容才識體等不易差池鈞陽策大同之虜華容置  
莊浪之師鈞陽抗顏以沮汪直之師華容納約以消苗達之釁  
至於王瑞構慙苗璋恥屈讒佞之伏亦復同門而談者猶以鈞  
陽之出熊繡華容之短劉宇謂其門戶班於朔洛夫劉宇之懷  
貪媚辨於宸聰汝明之出兩廣非爲左秩而辨論焚然猜臆互



起何天衢爲汝明而攻端肅王時中爲端肅而攻忠宣卒之二  
公俱去而焦劉相倚負圖旣遭削秩時雍幾死肅州雖時遇同  
艱而志節益契論者猶褫其澤裳分爲兩袒何也故曰言豹食  
虎則趨狙賀貍非其實也

自裕陵復辟而後天下肅然瞻提望格如鷲驚起方當寶承眾  
彥寅協乾綱絕寵去尼廓然清始猶以時時顧惜王振割草愛  
根卒生三朝閹寺之志所賴嶽藪靈深金石挺作剛方之彥屢  
挫屢起於時盡獻不論言路法揆所寄涉死無悔將由樂清章  
綸永豐鐘同吉水廖莊強項於前故有黃鞏伯固何遵孟循繼  
盛椒山濯足於後然而言出禍隨時危身替知裕陵之難遭而  
三原之未辱也勵志之士生值國非遜旣違心剛良非幸或溷  
眾鴉何能不鸚昔當康陵之時臺省備官何下百員邊禁十年  
不聞一疏所以五瑜追暴其非宰執噤不欲問生當其時欲効  
釣陽之匡襄思華容之造膝卽岳牧疇咨禹臯誦拜豈謂遠哉  
粵尊其彙不吐不茹危行完身卒之有濟江夏陽曲洪洞莆田  
單福諸公多足稱焉

江夏王公度當己巳時爲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  
王振未竟錦衣馬順從旁叱去公起捧順首批殺廷中及虜退  
京師解嚴公言虜不大挫必再至乃自請守居庸訓練一新鎖  
鑰賴之及總漕淮上清理鹽法甚有聲會災傷疏上未報輒開  
倉賑濟自劾上聞景帝甚喜異之及裕陵復辟猶以藉王振故  
編管江夏後虜寇陝右再起視師茂陵初爲大司馬薦韓雍平  
西廣三閱月遂請老去家居三十載乃終

陽曲周伯常初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



閣欲啟太子坐聽公固不可及爲大司農數數裁諸王及中宮所請事馬鈞陽以大同缺馬價請出太倉銀公言糧馬各有司兵部不得輒侵戶部上是之乃更命太僕銀市馬時有給事中魯昂者言國用乏請括諸省稅役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乏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給事中言非是時壽寧侯家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旁暈民田又千餘頃乞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奚窮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又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壽寧何得獨異疏三四上上心是之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擲其疏於地時上多聽納然戚畹內侍亦不能盡斥獨公所裁抑爲多方爲侍郎時諫樂戲事切旨上踪跡此疏誰出冢

宰耿裕自引以名首吏部疏宜已出公曰疏草本出經柰何累冢宰然上自知之不問也

彭公鳳儀爲刑部郎時壽寧兄張岐以外臺躡僉都御史公劾之上怒下詔獄尋得釋又勅公按外戚賜田公至田所省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於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夫田文一諸侯之相驩一布衣之士耳諂不斂怨於下今眞定田自祖宗來已爲民產往年宦戚屢請增科賴先皇聖明稍得安業今周或又欲攘民肥家怨歸於上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以附益貴戚疏上又逮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柰何又以爲請耶及按察四川劾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布政廣東劾鎮守太監顧恆珠池承監黃福其論市舶太監韋眷事最



力疏不下然內臣心憚之其後劾錦衣梁海梁海者太監梁芳弟也會應詔陳言公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公得調貴州上浸知公且擢爲大理又論內外貢獻事從江南巡撫改順天秦陵初以少司寇視師浙江兼理鹽法乃繪煮海貧累八圖以上及進尚書按安遠侯獄秦襄毅得不枉蓋公力多焉

秦公世纓初爲南京御史以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起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禍幾不測以民數千擊登聞鼓訟寃得宥成化後巡捕陝西多以法繩秦府諸下秦府奏公凌蔑親王逮詔獄命內臣尙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公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及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知上意問公因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宏治初總制兩廣克田州破諸黎賊劾安遠侯柳景不法事景坐奪爵下獄公以景誣亦被逮尋得白代黃用章爲南司徒最後起以司徒兼憲職巡撫陝西總制邊務先後誅首九千脩城堡關塞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然所居僅蔽風雨不異寒士也

林公待用初爲刑曹時上方寵梁芳及妖僧繼曉建鎮國永昌寺公上疏辭極痛切上怒下詔獄時言路久塞自彭惠安論章眷而後有都御史鄭時論傳奉官然罪止降調及是疏上罪不可測五軍經歷張黻申救並得廷杖數十判雲南姚州及秦陵時按察湖廣會造興岐二王府且爲吉府增脩公言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又大則居人難充疾疚易生臣謂興岐二



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脩而不宜增疏上不報及後再起巡江值陝西地震又陳自古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宮役省供億等事時武皇在青宮輔導未至公又特疏言殷武丁漢宣帝皆少居民間習艱虞故能周悉爲守成令主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居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宜召碩德舊臣廣求方正之士以充侍從庶有裨益蓋當時諸臣多將順聖德獨是疏於國本最深及巡撫江西數約束寧府爲宸濠所憚宸濠奏府殿易琉璃瓦公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儿杖之賜劉瑾之誅公以諸大臣皆附張永上疏言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傷國之無人也及逆瑾已誅宜召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脩復舊政大臣息之旨下切責遂致仕嘉

靖初召爲大司寇先朝諸臣結權倖者俱奏伏法時言官糾諸內監不法事有旨勿問公乃具疏言曰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今法於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也竊揆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內臣亦有細謹外臣亦有縱橫然計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按撫二司之摧擊一經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祇見參論之多不知爲執法之平也一日案宦監獄且具忽內降送鎮撫司公以獄不由法司下鎮撫非制爭之不得上怒詰責八疏乞致仕去

嘉魚吳獻臣令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公請事都御史



因言大璫欲脩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制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適市舶大監出銀市葛公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巡按御史惡公爲沽直會公毀淫詞以私盜財木中公楛兩手詣訟所士大夫羣泣白公無他御史大慚得釋然亦令十年不遷康陵初備兵瓊州時逆瑾專權內臣出鎮者供億不絕公因發潘鵬二十罪忤瑾坐逮荷校不死戍鴈門及瑾誅稍遷與胡端敏共平桃源賊後爲都御史副出湖南疏陳六事備宸濠變甚詳繼理南畿江左右咸賴之云

夏太師

諱原吉字維崧諡恭靖相陰人

夏維崧初在戶曹佐郁尙書幾中讒者以太祖知得無罪也靖難後行視水江南時吳浙久泛自吳松江至下界浦口潮汐所

吐故道皆淤公行省視得嘉定常熟松江諸入海便道度水可瀉乃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高下亦等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赴海小湮則平陸爲患今欲浚江諸浦口則灑沙淤泥浮盪難盡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又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使直注海自吳淞上流大黃浦外有范家濱至南倉徑達海宜加浚以接黃浦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蹟也上然之三年功畢還部上北巡輔太孫守北京兼吏禮兵三部及都院事每退朝卽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無滯者及上末年議自征虜車駕垂出公猶力諫不止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及上升聞仁宗走至繫所呼公故仁廟於



公獨深宣德元年漢庶人反以公徵赦租為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公免冠死罪上曰彼故反借卿為兵端耳坐議時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公對曰榮言是今諸將兵懦語事輒泣若遣將事必延數月以天威趨之旦夕可濟也於是上意決師臨城時賊猶繞城罵公然知上至遂出降公含宏能斷與物無競宣廟屢賜銀章曰含宏貞靖曰謙謙下濟曰後天下樂一時諸榮唯公為當云卒議贈伯西楊以為不可而金鈍周長咸以漕河功先後贈封矣

夏湘陰之才倍於巴川而巴川以掌銓歷佐監國榮任過之約其弼謨寅亮無間進思靖共退言謙默憲孝而後稀有其倫方夫永樂中年豐豫日多天子方翻寶梵之曲大臣亦進瑞光之圖而湘陰諤諤不拜西僧及其所稱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耶兩漢而後僅聞斯言條其一事足賁四方然當於靜慈引退清寧復居之時一言及正大倫不虧而東陽諸公方緘其口公亦視影倏焉告逝誠經術之難詳而彊力之資輔也世稱其吏污文書夜下禁門諸細鎖事咸宏奄足述方於漢宋諸君子有及無讓矣

于少保

諱謙字廷益益諡忠肅錢塘人

于廷益在宣廟初為御史按江西約束藩府辨冤獄大著能名復命復從駕征漢藩既得高煦命數其罪公音吐既鴻詞義又邇上大悅久之手書公名授吏部為少司馬治河南山西時年纔三十餘感上知遇益發抒自見夙夜延訪數千里利病悉為建除及諸防河留屯邊塞要務身所不至者亦備釐舉嘗一日輕騎歷太行有暴客從之公顧叱去客驚曰呀故為我公也



於是在鎮十五年二楊繼謝王振方專公入朝不載一橐舉兩袖往遂逢振怒令給事劾公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繫法司論辟及暑讞上忽逢振喜赦公爲大理時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請留公者千數乃以少卿撫二鎮踰年召歸云何虜破諸邊鎮王振挾上親征公與尙書鄜楚疏言也先一小醜邊將敢死足制其命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不宜奉與犬羊角顧振意已決無忤者土木報至京師洵洵太后命郕王監國於時眾方廷殺馬順王顧大臣皆失色公獨直前掖王且啟下令諸殺馬順等者義激無罪卽族振且退需太后旨於是眾退王乃起公徐安步出掖門太宰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朝廷正藉公耳如直百輩復何爲景帝旣正位公入對慷慨泣言虜挾大駕勢必復南今武庫軍實盡矣宜併日蒐乘繕守九門兵部宜出分道徵師留漕卒自益因請以通州倉給一歲俸聽官軍自運諸芻餼悉不以飽虜旣而虜果南公就赦石亨楊洪等使擊賊時虜已迫城外石亨請堅壁老之公謂奈何以三十萬眾坐張虜乎自環甲統大營於德勝門外設伏空屋間使數騎嘗虜虜以萬騎來伏發敗之於是諸將多有奮破虜者矣虜退褒賞公公泣謝不受其後虜益求和而公獨議戰季鐸岳謙王復王榮等使虜累不得効公始授諸邊鎮方略令虜至卽挾駕勿動久之虜意漸紕謂空警中國無所利而其奸人喜寧輩又爲中國僂無導者始決計歸上皇上皇歸居南城歲時不得奉朝見公意弗是也顧不能甚有所牴牾獨以司馬職自効所復獨石營八城不罷貴州二司及討閩浙賊皆巨功復辟初爲石亨所陷荆西市後稍昭雪至宏治初諡忠愍萬厯而後世稱忠肅云



于廷益創澶淵之非拔南宋之轍當其廷斥元武環師德勝誠  
爲社稷豈圖榮哉序退在時匡襄貴學廷益之不受西第封緘  
弓劍方取裁於去病誦規於溫叟然至於迎鑾之議南內之儀  
古今大故闕焉無師故正景諸賢律以春秋則楊善仇謨於呂  
甥高穀避兵於韓厥公立其間未之有也夫以呂甥一語兩作  
轅州高胡五章一卻朝賀謂分闕則情孚力稀則權重不進不  
退將中立者可避於菀枯抑斷尾者不憚於犧饋乎向使章鍾  
伸疏安正陳辭微力其間厥勲大矣徒以緘默負其禍名富平  
之鑒博陸張詠之誠萊公書史以來所共歎也

王新建

諱守仁字伯安論  
文成餘姚人

王伯安爲武選時戴銑等首攻劉瑾禍且不測公救銑等又疏  
數瑾罪遂杖闕下謫龍場驛丞時正德二年也不三年瑾誅公

已起知廬陵不六年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時宸濠已蓄  
異志護諸山洞賊出入剽掠三廣二江守臣莫敢問王晉州時  
爲大司馬素知公卽與公兵符改提督公以故得便宜削平諸  
賊間設縣邑所破巢百一十俘馘萬餘恩威浹於二省及宸濠  
反公適勘事汀漳急走小舸還吉安與伍文定謀發師顧慮賊  
旦暮出乃密遣謀四出言江西兵各不動二京三廣淮浙各發  
兵數十萬至宸濠果疑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  
師則已大集矣時賊所用李士實者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否  
則出蘄黃趨京師毋頓兵堅城之下濠猶未決公先已遣人繫  
書若遺士實者爲賊所得賊遂疑不敢趨二京而安慶圍久不  
下公帥師直搗南昌獲其守將及濠諸子賊聞急解圍還南昌  
而南昌已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賊遂潰擒宸濠於時六師



已至京口公將俘取內道入江而太監張忠安邊伯許靖遣人至廣信要公公徑下錢塘遇張永以俘馘付永且極言江西遭亂民困已極不堪駐驛永深然之乃曰公功吾自知但事不徑致耳公欲至京口親謁上而先有命巡撫駐江西公遂趨歸南昌則忠等已先在南昌益縱兵傲公公善撫之無害也然亦以此多譖故久不封嘉靖初召公公又爲忌者所尼獨受爵停諸賞格及思田岑猛叛頓四省兵猛死其黨盧蘇王受又叛乃命公平之公至開布恩信盧蘇等皆降因遂平八寨勒石思田既病乃懇歸南安卒隆慶初始贈諡實封與世券王伯安以晉州故成功亦以是故取忌晉州無間於江彬安寧受機於張永倚伏互通正譎權報事機所會理或然乎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見攻取不憂悔吝之際吾知免夫

夏維喆大雅之器勞而不施循服禹績腴食千里賞不過一階守職近三十載定計親征首平逆亂仍爲宮職不敘加勳于廷益救世之略身定社稷手格戎馬拔岱華於平地挽墜鳥於下春賜不過鎧服官未踰司馬伯安之時罪人旣誅六師已出范燮方推靈於鐘鼓馮公亦麻栖於大樹而公與門人似皇皇暴白者何也國朝勲封文人數寡郭湯陰之贈方於鄧侯業近草除非爲勞多馬鈞陽累有戰功亦不在敘最後有關西馬昊屢平大寇蹉跎以終方伯安之時應寧籌邊成績不乏西平慶鏞東刈逆瑾而通人方懷思勗之論致夙沙之慚要時數之相值當欲置於有無未可舉以相非也間有成功多附權寄鼎食託於竈神鴻碑載於肩屬其最顯者有束鹿王尙德大名王世昌束鹿討虜論功當封顧進一官卒以麓川奮翼桑榆大名善鬪



過於靖遠卒以二監墜其成業向令當時委蛇就封則靖遠威靈差堪比武世將合傳誦爲三王勲湯名火何可堅乎故於王振汪直張永之際摘其偉伐又得六人

羅中丞學古吉水人以御史出知清化州清化在交趾新附遠夷朝士所憚公亦以忤旨故遷而土酋黎利叛攻清化公累戰卻之會成山侯王通欲亟還遂私約黎利拔吏士歸公怒誓以死守黎利益攻公公死戰大破之上知爲誅成山侯遂召爲戶部郎久之坐法免北狩後起公守居庸虜大至公勅將士冒石矢固守不下會有邊將欲入援假道居庸公伏劍叱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殉時天寒甚公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近七日虜退趨紫荆公追敗之逐出長安嶺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後勅祠

### 居庸

項襄毅蓋臣嘉興人土木之難得生還成化初與彭武伯破虜屢有功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公總督討賊伏羌伯毛忠戰歿軍遽退公又斬將以殉陣始定時廷議洵洵公具奏方略陳賊可破狀都下始安於是移兵據賊水草相持百日賊稍稍來降一日出戰獲賊所愛將縱令歸後數日遂引滿四出被擒於是大小冒矢石者亦二十餘戰矣俘馘萬餘歸僅進一階六年荆襄大旱李鬍子倡流民爲亂眾至五十萬餘勅公督師公至令人持榜諭降唯負險者乃議下師於是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萬餘俘斬二千進左都御史會星孛天田言官猶指公妄殺致天譴上溫詔留公後竟以忤汪直歸家居二十餘年乃卒余肅敏士英青神人景泰時知西安爲民開渠鑿山瀉斥鹵灌



田千餘頃民不食苦至今稱之成化時請廣榆林城榆林在正統中始城及公始至衛至是乃增三十六營建學留屯蔚爲重鎮矣公又上疏言陝西三邊延慶宣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河外正統時渡河近邊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據險難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宜隨地勢削爲邊牆或累築挑塹立砦堡使綿引相屬便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宣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凡堡計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大小九十三自是虜寇益稀後事邊計者皆沿襲言治邊牆已矣

韓襄毅永熙吳縣人弱冠爲御史巡江右值廬陵飢盜大作不可弭公乃從巡撫楊宣謀捕首虜二百餘羣黨遂解散去宣大驚異以爲御史材卽百宣何敢當已遂代宣爲巡撫時年未三十英廟復辟後坐陳循薦者左遷已召協理都院事時誅石亨有錦衣劉敬者坐與亨午具論死公言亨盛時大臣固有朝暮候門者今獨以一飯論死何也時論愧之及爲陳文所譖降參政浙江編定賦式爲天下所稱宏治初南蠻亂王茲薦公又起爲總督卽日拜命引兵趨大藤峽大藤峽爲賊藪在萬山中從未有至者公命將分道而自引兵抵大藤道逢儒生里老數百人自稱良民願助師公顧左右悉縛之探其袂果得利刃乃悉梟示遠近賊大驚沮遂進破之前後俘馘四萬二廣以平廣人至今誦之然威嚴大盛羣小亦多譖之者

胡端敏永清仁和在留都刑曹時與李承勛魏校余祐稱四君子後出知太平太平多苗夷難治公御以威信其酋長悉散



歸農先是土官世襲至府取結勘展轉索賂故多失夷人心公令土官生子應世及者卽登記十歲以上有事調集皆見太守識年貌由是夷人悅服及備兵江西擊華林瑪瑤桃源賊十餘戰皆破之功爲當道所掩後按察福建時上疏論政治中指宸濠宸濠怒必殺公公歸變姓名間道走歸命京師得不死下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聞知微臣愚戇天日共鑒時朝中無慮皆宸濠人然亦未敢殺公有疏伸救者乃出戍瀋陽居三年宸濠反召爲僉都尋復召爲少宰嘉靖初再遷爲僉都御史論哈密事爲宜厚來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陳九疇等爲時宰所尼致仕

李惠康立卿嘉魚人當正德時守南昌劇賊驕藩稱難治矣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遂平五寨頃之華林賊又起殺副使周憲公入憲車寢其牀眾乃定賊黨王奇者爲公所得遣歸報効於是奇爲內應破華林賊平之俄而桃源賊又叛時吳廷舉質久在賊中因誘賊執其酋降故桃源之平皆公及吳公功中官黎安誣公及吳公下獄旣白遷浙江按察十五年巡撫遼東遼東故饒富無患自汪直開邊後數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脩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脩中固鐵嶺二城以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以塞女直道城撫順以通建州之貢於是東圍稍寧入繼端敏爲司馬時值世廟聖明斥踈諸宦寺公因奏葺鎮守守備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累世巨蠹一日爲清公又言官府一體請官軍清覈如旗手等



衛內臣言四衛禁軍不得隸兵部往歲彰義門東市之戰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號召奈何隸兵部公上言往歲之事正以內臣掌兵故亂彰義之戰由太監汪直東市之戰由太監曹吉祥也奈何又以內臣掌兵事哉上從之蓋是時永嘉多主之然公自以治遼事特聞

黃太保

諱福字如錫諡忠宣昌邑人

黃忠宣之理南交凡十九年時南交初爲郡縣公以大司空兼領二司勞來安輯朝夕不倦嘗戒郡邑吏言新造之邦政令條書并宜寬簡所撫軍士蠻夷咸盡溫恤故交人戴之獻陵初召還中官馬騏遂激變不復可弭撫臣乞公還理南交復以詹事兼領藩臬甫視事會總兵師敗公亦被執賊顧驚下拜曰公不北歸吾曹不至此爭饋公護輿出境公悉以賊遣入官事稍定

還爲司空與平江伯計漕事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丁十萬屯田省漕粟下部議不行久之上覽疏顧喜謂西楊曰福言漕事甚深遠何久不行今六卿中誰似福者西楊因言公受知太祖擢用最先今六卿中無倫歷任外藩具就成績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以四朝舊人盡瘁道路非所以優老敬賢也乃卽命公以戶部尙書守南京裕陵初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在留都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及視事公但端坐視襄城伯處分人或以爲言公但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其體要如此先在南交時中官馬騏不便公遂誣公有異志文皇嘆曰此所謂君子不容於小人也蓋是時公與蹇夏俱受上眷而西楊左右力亦居多云



黃忠宣再以司空領臬南交參贊二都垂四十年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可謂難矣鄭端簡稱諸老成以久任報績忠定秉銓忠靖握利皆二十七年胡忠安爲宗伯三十二年周文襄爲巡撫江南亦三十二年然諸公之長已見矣向公請留屯時忠定忠靖左右其畫再廣其意歲省漕粟可數十萬不尤百世澤哉社樹抱圍以陰其陰火耕再獲以食其食岳牧之効已短齊魯取報相覆焉耳

王太保

諱翱字九皋諡忠肅鹽山人

王忠肅以北人舉進士高等成祖喜召見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左侍正英廟中以松番亂公出督理布恩信招懷降附番酋巴等十八寨於是自歸又二年移鎮陝西又一年東亂數撓王師時邊衛羸久將士不復力公旣至召詰諸守將翫寇喪

師狀出斧鉞於廷示必斬叩頭久之乃許自贖於是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爲臺堡溝墉千里相屬爲遠遁以其暇益簡士卒恤窮乏配鰥寡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邊用大饒士咸願一戰報効逾年出塞遂大破斬首千級景泰間召還臺建州李滿住上書留公撫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諸撫鎮治不靖于少保乃推公總督亦用遼東時法收贖撫喻之蠻夷悉解去天順後入爲冢宰薦南陽任內閣上益倚重每進退大臣必召公面相可否上一日謂南陽曰今六部尙書庶皆得人獨慮吏部王翱老耳又曰若翱老當誰繼翱者是時上益明精於事每簡士皆上特拔南陽將順而已公以北產推轂北人爲多然亮直不爲黨故時論歸之

自九皋多用北人銓曹而後遂有畸迹夫犧兕象樽非爲南柔



浮磬昆刀非爲西挺而爲意向左右其間誠初量之得權而後握之難繼也執中嗣之不能兩載於是眾議紛然一瓢九臈宏載欲用大章純道欲用同節而北人主議竟在同仁商彭參停以用克讓克讓嗣之不能一歲雖大章竟用而多口滋開竟爲同人所得出入凡十三年於時柄權猶在內閣迨於致省干行萬李各樹蟬螻西東安問南北乎

太子太保梁公

諱材字大用諡端肅金吾右衛人

梁端肅爲御史時值逆瑾誅爲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爲按察浙中浙去南昌非遠鎮守太監畢眞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縉就謀於公公卽按調兵食方略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浙遂安世廟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

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叩頭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如是足矣後詢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再召爲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貴用事常以意氣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辨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公應曰諾永嘉意其闖闈弗了也旣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厭時論又大讞久不決四事命兼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尙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矣及劾翊國公郭勛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迺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十九私居十一嘗語其屬曰若輩與人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卻之乎是時士大夫頗尙員通公獨屹然不阿然亦以



此寡諧於時

李獻吉嘗云人材世降猶日有中昃時有季孟正德時不及宏治宏治時不及成化然如梁端肅材何易言也夫因天之士與時榮落因主之彥與遇長短三代而下其趣就一而已約其成器員中方外坎行濟止斯為尙焉且永陵而上卿佐儔多有年恭定大有周文襄恂如似忠宣李襄敏執中耿清惠禹範似忠肅黃文毅世顯王文忠懋學似端肅黃王兩公優游淹雅有清禁之風方於端肅如竹與木康陵而後有周襄敏子庚陸莊簡與繩襄敏正詞絀夢虺之占柔色解與尸之譚章聖南耐合陸而江仁人之言於斯為大莊簡號泣以蘇貧士抗顏而保莊士皆以行通神明澤被後世亦來哲之望旌斯梁公之比翼也

倪少保公

諱岳字舜咨論文毅上元人

倪文毅為侍講至學士繼文儔之業而洞達淹通獨茂一時於是裕陵茂陵間大典重務名卿碩畫多公裁議泰陵初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雖掛世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諸儒抱遺書講授不絕今之傳疏尙多祖述其言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史遷而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及馬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在京南宜更祀公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亦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恆山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時公於諸卿中唯推遜鈞陽鈞陽亦每用咨公鈞陽言度僧道非便下部議公因言成化二年度十二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五



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削宜  
如文升議便公言事最條暢雖千百言聽者忘倦其卻章眷開  
西海貢道嶺占竹僭號法王皆侃侃動上聽論邊事數千言及  
疏西北漕河事皆詳達後之論者莫能過云

昔漢帝按書而親安世唐宗稽典必問元齡是以清籟之彥荷  
筆橫書時資清問雖絳灌有少文之用萬石貴舉策之愚非所  
璣璫旒繫火藻袞闕也孝宗便殿每召輔臣面有質問或值繁  
劇則叩頭請退熟疏以聞天子約結惋嘆而已夫大臣入告出  
稱我后計月會歲義何不該至如錢穀問於司農讞牘付於執  
事所以崇效卑法讓能集工過此以往無有礙也漢方盛時其  
大臣皆向文學以經義斷事故內豎小人不間庭議今之議者  
皆以案牘通於俗說是以洒掃餘能皆關其舌二楊見諂於王  
振外庭取忸於懷恩途徑然矣康陵之始導弼匪良甘露漏言  
自貽禍烈倪■蚤逝無施於前吳楊職疏不救於後以視仁宣  
之朝解黃七公密邇前星周旋匡極猶銜籥而循牆吹塤於地  
室求其答響崇觀焉可冀哉

楊尙書

諱守陳字維新諡文懿鄞縣人

楊文懿在憲廟初爲講官講武成云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  
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居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閭樂之禍對嬖  
艷反啟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  
直安危利菑耳泰陵初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  
僖祖百世不遷公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  
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國初上  
祀德懿僖仁四祖爲四親廟非祖功之意郊祀配天以仁祖取



嚴父之義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配天也太宗嗣位  
尊高皇帝爲太祖旁列永厝東西向之位臣子仰瞻家無悽怛  
臣愚謂請祧德懿僖三祖自仁廟而下爲七廟以應古制異時  
祧盡則太祖常尊而大禘以尊德祖庶於禮無悖時竟用禮官  
議追獻廟升祔時德祖始祧公又疏論講學勤政擬三月御經  
筵并午朝聽政便殿召輔臣坐論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又嘗論  
靖難後不記建文事景帝已正位不宜貶絀及疏留中者宜付  
史館亦非久有漸施行者矣

祧室之議公與舜咨實不相然舜咨以正叔元晦不訾荆舒之  
非維新以孫固韓維不失韋匡之意權衡其間韋匡受詩去古  
未遠荆舒褊臆昧於春秋夫詩有升歌皆言文武縣皇陳說始  
自古公傳立高圉之廟非爲四親頌奏天作之章斷維三世是

知業創爲祖於穆爲萬國之受終王配於天思皇實二后之開  
始故周有一祖則姜嫄后稷誕祀生民有二宗則公劉古公篤  
澤西土皆如專祀不在祧墀向使武立四親則祖類之下宜祧  
太王卽使文立七廟則公非以前遂詔后稷宜制數之窮恩升  
次之越德矣故祖功宗德則義不專親世異時殊則禮以義起  
詩存闕宮之頌而武煬二立著以明譏書先文祖之尊而僖桓  
兩宮策其必火故周魯羣廟是非一建要以文武而序昭穆之源  
成王覲考以頌休明豈待孝夷始正南東之面哉維新之意實  
契韓維然本嚴父以尊仁祖則仁祖義不在遷本受命以尊太  
祖則仁祖誼從別廟奚待七年澤週然後太祖正位也是以孫  
固有爲禘祖立室之論太常有遯四親七世之疑唐室諸賢又  
建興聖德明之制皆深酌時宜微通故典而論者猶膠堂室之



模執尊親之見立禧祖者恐與太祖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尊太祖者猶俟後人推乘除於世世之後誦詩三百學禮三千窮於此矣

太子太保吳公

諱寬字原博諡文定長洲人

吳文定侍康陵已稀遇於青宮或值講讀內監輒移事間之公悒悒上疏言古人八歲出就外傅舞象絃誦四時不輟雖胄子與髦士齒所以觀摩成德離近習親正人也今東宮講讀不過數人而臨御之時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中涓承意之人又數十倍寒暑風雨朔望令節輟講之餘又間有推移時多罷歇臣愚以爲習讀於內不若就傅於外也上雖嘉納然所道正者竟踈後亦無申公意者矣孝肅后崩中外議未決諡稱睿皇后至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乃請更議上御左角門

出英廟與孝莊太后元堂示羣臣意已主孝肅別祀而輔臣未悟再召猶無所置對公乃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官皆別廟也漢唐皆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追崇之比惟李宸妃殉仁宗傷悼乃始追尊祔祭非禮不可爲法疏上上乃召輔臣大然公言因卽袖中出奉先殿圖指其中奉太皇太后左奉孝穆及嘉靖初乃以其右奉孝安禮自是無間矣

三君子者堂上之笙歌序間之刀訓觀射父之微通禮樂羊舌職之習於春秋切磋不衰近於選矣夫遇巷而行難爲車升堂就席脫其舄故齷克之行侍從所非然已值明主哲理正言又何卹乎當孝宗時知生體清濟光辨當諸臣唯阿無能明於禮樂之原及世廟之際始共發皇鑿牖窺曦各自爲是迅雷石之



餘光傷日月之初霽夫禮宗三代義起經書文人特廟既白雅頌之篇天子立後不見卜檀諸傳而故以一廟之議爭於同堂兩宗之儀揆於長世學疏之過不亦乖乎成都不審於始而繼統之說紕於承天永嘉不顧其終而繼統之說夷於受命以受命則光武創業異於殷高以統宗則殤帝憑宸淺於魯閔然且維邑不大南頓之宮恭陵不躋康憲之上故古之爲禮者傷於抑今之爲禮者傷於亢漢光武以親受命之君而欲祖考宣元世廟以嗣大統之聖而欲序宗獻毅此古今之殊制明哲之逸旨也朱浮張純守經則不足安仁永嘉蹈權則有餘嗚呼才之難矣倪舜咨取裁於程朱使高圍當維清之頌楊文忠依模於司馬使昭穆冒諸侯之稱夫商言祖禰固言昭穆武丁之前有三世及故言禰以別祖見小乙而上有辛庚之尊盤庚之前卽

兩世繼不言兄以及伯見嗣王而上但先之故商人稱其父兄曰先王先后周人稱其祖禰曰昭考穆考昭穆之義不通於殷人故伯叔之稱夷等於周姓今參殷周而言七廟有三昭三穆之常論統宗而有伯叔兄考之異宜厥數之殊等疑總之未貫也要以質文異尙代自爲法永嘉逢迎非爲苟合其時有霍文敏韜席文襄書方吏部獻文及郊祀議起而夏貴溪獨著與桂安仁前後凡六人然而倪楊長洲爾雅溫實固有覺邈於前儔無競難其後駕矣

陳光祿

諱選字士賢謚恭愍臨海人

陳士賢初授監察御史會彝正以論文達謫官抗疏救之時宰不能難也旣出按江西布按長貳以例素服入謁公顧曰此卽爲恭非憲綱體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何獨殺於御史前乎於



是郡縣各自飭成憲維謹已督學南畿念士徒脩浮詞一以實  
行課士試日悉去彌封明列諸姓名曰吾果不自信又何以信  
於人耶間條冠祭射義令諸生以時習之每按部就上學宮周  
旋磬折絃歌邊豆古意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  
而成就興起者甚眾成化初再督學南畿汪直被命巡郡國都  
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見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  
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  
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  
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  
公乃緩步而出及後布政廣東數裁抑章眷事番禺令高瑤發  
韋贓鉅萬都御史宋 不敢問公獨移文獎瑤又疏斥諸賈胡  
詭稱貢使者章眷遂誣公黨比高瑤會同貪墨上怒遣刑部郎  
李行同御史徐同愛鞫問因賂公所黜吏張駸令誣實公駸考  
掠不服行等羅織無所得乃以公前奏災傷發粟事坐矯制當  
徒詔錦衣逮公卒於道張駸乃至京上疏白公寬及暴章眷李  
行等誣執狀奏入不報尋亦罷章眷鎮守正德中以林沂疏得  
追贈禮葬云

陳恭愍操行風澤甚似李忠文而坎壈倍之李忠文當獻陵初  
疏上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  
觔明日改御史又明日下詔獄景陵初上猶尊仁考之怒令縛  
至便殿親鞫必殺之已又令指揮縛去殺西市後使出西傍門  
公已爲前使持入東傍門得見上顧上又悔憐公直復其官後  
又爲王振所惡荷校國學門得不死而自其祭酒國學時禮教  
平恕似恭愍也夫守死善道質儒所依道善則死不守死守則



道不善何從乎夫亦其時焉耳曉言繳行戈矛所歸如恭愍則猶所謂易直子諒者也仲尼臨河晏嬰按轡蓋其難矣

呂侍郎

諱柎字仲木諡文簡高陵人

呂仲木在太學值泰陵初升眾在順天府臨哭仲木流淚交下通學異而譁之公正容自若也及為脩撰時劉瑾方擅權又與公同鄉意欲援公公既不往且卻其質甚銜之及論西夏事又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惡其直欲殺之遂引疾歸不數月瑾伏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甚眾人以是服公廷臣交章起公供職乃上勸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謂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生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今主上方圖治又何過乎疏上上嘉納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請去義

子妖僧及取回鎮守太監見者咋舌以言不用復求退父艱廬葬成禮畢值世宗登極首召公遂出與講經筵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因口奏請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諱之又疏勸勤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大禮議興意與時左復以十二事自陳議者謂其越職因下詔獄謫判解州居三年遷南壘鄉永嘉應詔過南都有醮禮為賀者公獨不與及署吏部時永嘉已卒寮長走簡斂為祭具公厲色云自今日一變為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有如此

呂仲木行又何似薛德温也德温夷而靖仲木質而戇夫以闍寺附於井里猶殺母通於朝歌也德温不候王振仲木立卻廖劉自好能之非其大也易曰見惡人無咎詩曰寺人之令俗學借脂以關其轂故君子慎之以為軾本焉耳永嘉倡義非為阿



邪而仲木已惡之甚於猶臭然觀金英出餞有好官之稱王甥  
入京尋江上之事均在南都俱逢閉戶而毀譽易方怒喜殊科  
將永嘉之威未涼於王振使王甥之度反刻於金英耶當時西  
議過薄永嘉主濮諸賢自違中旨仲木優游卿寺九列留都其  
於永嘉又何芥焉

舒脩撰

諱芬字國裳  
江西吉水人

舒國裳登第之二年戊寅孝貞皇后喪時武宗歸自大同踰月  
又將往視山陵公度駕必遠出乃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宜  
深居密勿雖釋服之後猶熒熒在疚當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  
不報於時上既數出詔草一應除道伏衛公言自古萬乘之尊  
非奔竄避難未有輕騎不備侍衛者乃上車服疏謂天子威尊  
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已卯春

又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撫州溯  
江浮漢登太嶽遍至中州繁麗而是時人漸異志將相御史給  
事中半與宸濠爲首尾公慷慨舉酒謂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潮  
陳太常九川謂匹夫不可奪志此舉係社稷安危公輩能無言  
乎於是公先疏上有謂愚臣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等以祿位爲故物朝  
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復痛刺內閣禍  
敗危亡之迹不苦口以陳而視主上之自壞是夕夏萬疏入明  
日吏部張衍瑞兵部黃鞏陸震刑部陸俸等入自是司屬多疏  
上者車駕遂止當公疏初入時陸完遍風羣臣主上不可諫狀  
自公疏入羣臣故激發不爲沮後五日上怒跪公等百七人於  
午門又五日命各褫衣杖三十公以首疏特楚時斃者十一人



公得不死昇院中掌院者固標出之公屹然不動曰吾官於此死於此是日內海子水溢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如斬後謫提舉閩中嘉靖初赦復官過瞻闕里脩釋菜及士相見儀甲申春二月昭聖太后聖節上疏乞命命婦朝賀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大禮之議執爲人後不顧私親之說三疏固爭乃與楊慎等慟哭於廟受廷杖濱死公殿試時掌卷出於用脩故志節相尙焉

舒國裳甲申二月之疏迫達悃悞益於時紀然當其時獻后在宮尊稱未諦而欲率天下歡心服慈壽之順難乎難矣夫定陶宋濮實育青宮故師丹君實得據禮後世宗入繼大統非爲嗣宗而仲木國裳固執人後之議徇成都之旨何也且以繼後則立繼者宜在武宗不在孝廟以繼統則垂統者已在太祖何直

憲宗故永嘉謂繼武宗之統非繼武宗之嗣南海謂不得安無嗣之武宗就兩嗣之孝廟然則顏宏都之謁誠致感蔡興宗之恭和著稱匹士脩■猶可通於永巷何況慈壽不備致其隆施者乎若夫統非開天則子不爵父雖議親有追崇之典而承祧無立廟之儀故曰舍百世之大宗就無主之于祀所以■重於生前揣輕於身後也今之學者膠於童業謬爭人後私親之文權據伯叔本生之說辨之已細出焉太堅使論繼統者有以破於初議二本者有以決於後猶與天子爭匹夫之怒羣儒詬曲禮之私三鼓氣衰兩朝馳絕矣向以典祀豐昵敦言於世室之時殤順閔僖爭譬於大禘之際則祖已可作臧紇無譏雖殺身以成仁何九死其足悔也於時策名英彥自陳公而後有章公德懋和粹體躬難名其器羅公彝正倜儻孤貞世欽厥寶儲公



靜夫簡潔不競與道爲鄰值門戶之未標裁規觚於大樸險阻  
斯知易簡出焉嗣後虛約風開時遭亦泰鄒公謙之羅公達夫  
唐公應德皆已舍堂坐奧解弁爲收辨典樂於戶牖圖樽俎之  
干城羅唐兩公方於前喆蓋無愧焉



